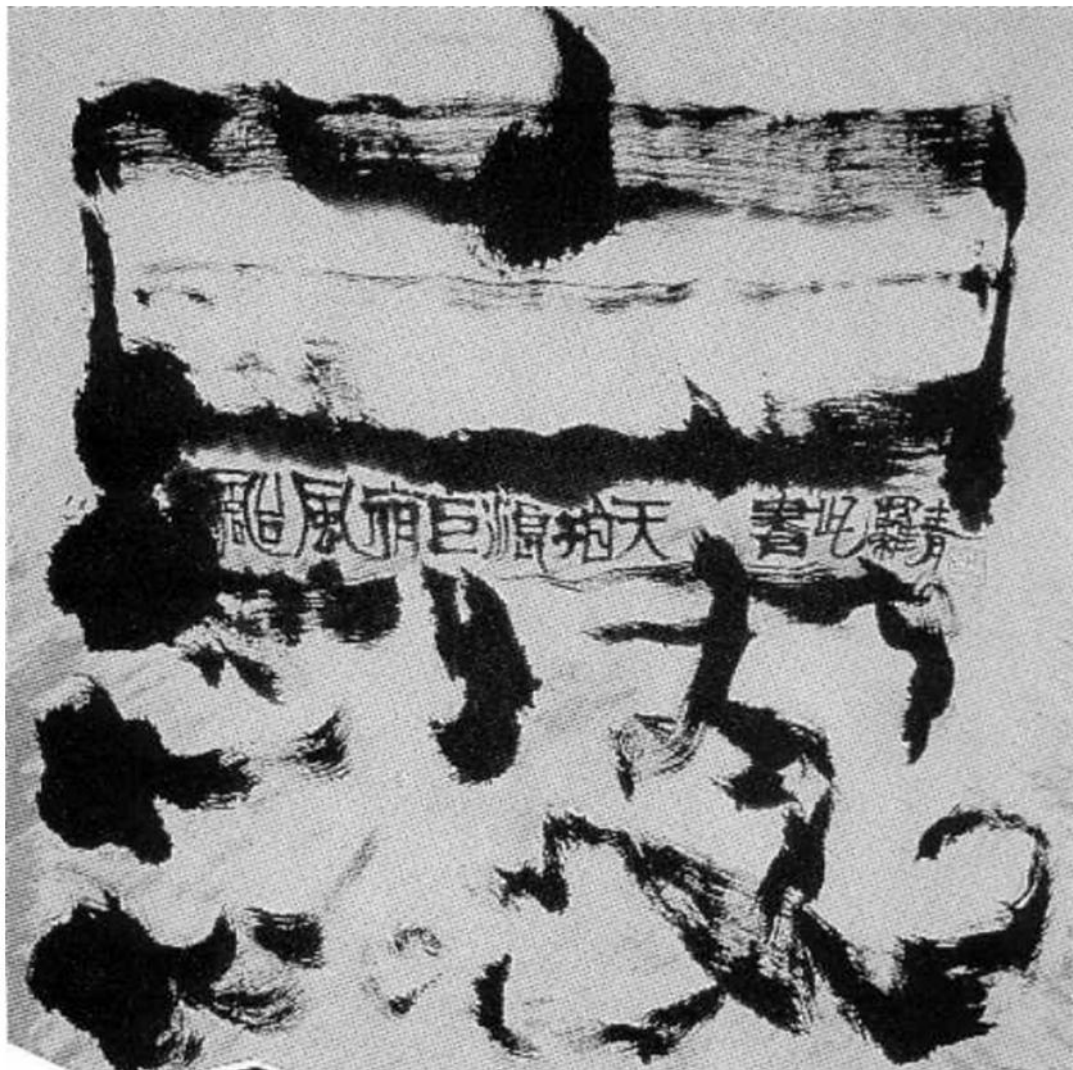


50

§ 上海詩人作品輯 §



詩雙月刊

新

大陸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九年二月第五十期 / Feb. 1999

目錄

No.5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杜運燮	八十自語 2
周正光	客至／雨中望梨花 3
陳強華	電腦情話／半融解／螞蟻 4
銀髮	我曾把夜一層層地剝開 5
靜黎	初秋黃昏所感／喪失 5
紀弦	反進化論詩鈔二首 6
王非	致神 6
羅青	寒門／冷氣機／中原古松／島與鷹 ／寫生 7
尹玲	洛城中唯一的探戈 8
李斐	武漢印象／黃鶴樓 8
伊沙	晚禱者／想像的空間／偽幣製造者 ／八月的夢遊者／仰望蒙古 9
遠方	賭城之夜 10
車幼鳴	除夕斷思 10
馬蘭	一九九八年四號／秘密檔案之二 11
維克多	私處萬歲 11
黃伯飛	詠蘇軾 17
秀陶	興隆街乙夜／中和某菜市場 18
歐陽昱	懷疑／我對兒子說 18
濮青	非偶然／尋覓 19
莫云	一個英雄的汗 19
大車	夜行／窗簾 20
陳銘華	親蜜關係／脫衣舞／吻 21
翁海文	新生代／超現實主義影集 21
李元勝	一天／談話／風中的冰塊 22
張國治	電子情人／三月杜鵑 ／四月·梅雨四行 23
呂建春	為什麼小雞過街去 23
鄭建青	十四行詩四首 24
楊平	大海碧綠／因為命運

	／那條似乎熟悉的影子 25
野鬼	填空 25
季陽	初戀時節／謊言、廢話與密語 26
郝眉	流放 26
梅丹理	給一位喝酒的詩人朋友 27

上海詩人作品輯

張燁	空間裡的檀香 12
孫悅	雲還是誰／樹／陣痛 13
陳東東	病中／形式主義者愛蕭／八月 14
季振邦	太湖柳／菊的想法 15
程勇	鄉村的羽毛 15
徐芳	初春／寧靜致遠／靜物 16

譯詩

嚴力	Denis Mair詩作〈無題〉中譯 27
張子清	英國詩人特德·休斯詩作選譯 28
鄭建青	意象派詩人選譯（下） 31

評介

石城	林外之樹在它自己的道路上 33
觀心	處處大化城 34
非馬	把早晨唱成金色 36
劉耀中	談兩意象派女詩人 37

詩訊

詩訊 40

羅青 大寫白字·白波 封面

編輯筆記

●編者常常想辦詩刊的最主要目的，也許就是讓愛詩者讀到一切有可能成為好作品的詩。在這樣的前提下，交流乃是必然的，這裡所指的交流不限於詩人與詩人、詩藝與詩藝、國與國、區域與區域之間。對於《新大陸》這樣一份在英語國度以中文出版的詩刊來說，文化的交流更甚於一切。基於此，翻譯是我們歷年來不斷努力的一項，特別是中譯英的推廣。以前我們曾刊發過詩人 弦、梅新及伊沙的作品英譯，今後我們更希望能加強這方面的內容，歡迎大家踴躍支持！

●隨著上網時日漸久，本刊網路版的讀者與日俱增，最近一些讀者反映我們的網頁有部份中文變成不能讀的天書。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們的網頁除了主頁及每期的全部內容以圖形顯示（中英文系統皆能讀）外，其他部份則分成Big 5（台灣）及GB（大陸）兩種內碼，必須以中文系統檢讀。但沒有中文系統的讀者也可以到中文雅虎（www.chinese.yahoo.com）首頁，下載免費閱讀中文的軟體來進行包括《新大陸》在內的網上中文閱讀。

●最近我們經常收到一些古體詩作，都是初次投稿給我們的朋友的來稿，雖然許多詩刊新舊詩兼發，但《新大陸》八年來一直堅持著純現代詩的原則。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編者猜想是由於網絡傳播範圍廣泛，許多讀者驟然進入未及細看，純粹想當然而已！對於這些熱情的投稿者，編者既不能一一作答，又不想他們繼續誤會下去，只好在此聲明：《新大陸》僅發表現代詩及有關的評論、翻譯等，在目前或可預見的將來都無意新舊並蓄。

●感謝詩人張燁代為組稿，本期《上海詩人作品輯》得以順利編就。下期推出詩人羅寧代為組稿的《大連詩人作品輯》。

●網路購物越來越顯得為消費者所接受，《新大陸》的朋友們如有興趣，不妨到China Malls瀏覽，這是我們的贊助者，凡經由我們的網頁前往購物者，其總額之2.5/100將充作詩刊經費。我們同時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 牧（台灣）
張 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 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澄海（台灣）
沈季夫（橙縣）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郭 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 杜運燮

八十自語

(一)

耄耋，曾經是個模糊詭秘的幽靈
懷疑它是死神的探子和同謀者
現在終於體面地來到眼前
還送蛋糕，唱“祝你生日快樂”
鼓勵我還要遠超孟老夫子
參加世紀初更大膽的求索

現在，不該忘而居然忘的
可笑可悲的例子越來越多
不能做，不敢做的事越來越多
有準備無準備的病也越多
但危機感緊迫感倒能提醒
更珍惜有彩霞作背景音樂的黃昏

終於能感悟到
年青氣盛時，想要的東西越來越多
年老體衰時，想要的東西越來越少
幼年時，為離開天真蒙昧
越來越遠，而得意興奮
老年時，為距離無知無覺
越來越近，而泰然淡然

(二)

在這小村子裡，離境簽證一再延期
曾為多少個春日激動過
向春花春水發過多少誓
可就不敢理直氣壯地說
也為春天增添過多少光彩

曾經也像觸了電似的放聲高歌
也久久嚴密自我囚禁過
與眾人囚禁在相同的文字中
也一再自我放逐過
放逐於雲彩的浮游色彩中

也曾用幻想自我麻醉過
用白日夢自我膨脹過
用“茫然”“枉然”自我飄泊過
用無名哲學自我拷問過
深嗜囚徒的痛苦和痛苦後的快樂

年青時滿足於美化自己
壯年時忙於拚搏，總不服氣
然後才看清身上“局限性”的痼疾
讀過“知天命”“從心所欲不逾矩”
到了八十才“知自己”

(三)

既是老人，腿腳就開始不靈
背著大口袋的有用無用的記憶
走在曾走過無數次的熟路上
卻忘了最珍貴的故事遺忘在哪裡

玫瑰色的回憶碎片洒落在身後
黑色威脅時遠時近地在等待
風風雨雨繼續考驗承受力
白髮會問：想的是陽光還是陰霾

更經常想起童話和神話
老人和孩子都愛看相同的花瓣
但兒時只吃帶糖衣的藥片
老人卻要吞陌生的苦丸

看年輕人笑鬧，親昵，跳快步舞
也動心，但只像看海鷗在弄潮
沙灘上更多的，是留給樂觀者看的
畫著五彩生命的無生命貝殼

越來越喜歡朦朧的象徵
因為能明說的，日月都已說過
顯露的鮮花彩虹在雲流中
也被幾陣風吹得七零八落

老人發現有更多無形的圍牆
只好用回憶平衡自己的尷尬
還沒有體驗“老人都是李爾王”
卻也不免擔心“太長命是懲罰”

(四)

我服老，又不服老
變老，因主動權在天
但服老，也不信“人老莫作詩”
能點燃時決不停息點燃

不服老，因主動權在我
過早服輸，是不體面的不戰而降
認真向前跑，甚至只是走
才有無愧於自己的最高獎賞

且看那一棵棵綠樹
從有芽起，就奉獻綠色
最後只剩下一片黃葉
也要捧出最後一角綠
我不願聽枯葉得意地自語
人不如樹，人不如樹

莎士比亞詩句。

聽說我尊敬的一位前輩這樣說過。

■周正光

客 至

飲酒
既不成歡
尋幽
亦覺太晚
那就吟一首詩吧
詩中，有黃河水
天山月

吟不斷
是去國情懷
客途淒苦
況且
水太遙
月也漸冷

遂忘言
同對秋林
落葉蕭蕭……

雨中望梨花

挺身而出
自淒迷的冷雨
是一樹
孤傲的
中國式的
白

陰沉沉的天地間
與我相對

■ 陳強華

電腦情話

1. 那些甜美的初遇

我把你的名字
Key in
在我塵封的記憶庫裡
Enter
Enter
Enter
期待激烈的爭執後
狠狠地
再把你
Delete
Escape

2. 對你的思念

用倉頡輸入法
取碼
重組
在印表機上
打印

3. 思念來襲時

總是按錯鍵盤
你出現之後
我的心
像起落的黑白鍵
叮叮咚咚

半融解

深不可測的慾望
如果待飛的翅膀
失蹤的微笑隨後……

每天澆水開燈，嘩啦啦
每天開門關門，啪膨膨
還是呆在那裡晦澀
重複，不斷重複的麻雀
有集體離家的想法，封閉的信
醒來，只為一粒發亮的鮮橙
我們稱之為不能蠕動的蟲
深入，到達不能停止的局限
時間膨脹，但歲月消弱
瞬間是塊冰
擺放在太陽下
因晚睡而錯過鳥鳴
其實儲存在冰櫥的愛情
可以餵飽饑餓的獸

螞 蟻

我曾與一群螞蟻聊天
它們整齊齊排隊慢走
口銜糧食
無怨無言
一隻接著一隻接著一隻

生活的螞蟻與我的悲傷
有兄弟之情
我回答它們
無由地悲哀
隊伍永不變化
我聽到沉寂的聲音
以一隻渺小的螞蟻的形態哀鳴

在一隻螞蟻身上
我聽見萬種痛苦的哀鳴
我聽見一種對生活的哀鳴

■銀髮

我曾把夜一層層地 剝開

依舊太熱或已太涼的朦朧裡
一個好夢
在整夜吹著風扇的床前散失
我在蜷縮裡追憶
但我忘記
猶如忘記襁褓時
究竟是喜歡吮吸母親的左乳
或右乳？
我要起身喝杯水
莫非詩友的辭行宴裡
離情的調味太濃
他說在加拿大他會見到雪
他會寫一首雪詩
我曾寫過一首有關雪的詩
給我女兒
只因為生活照裡
她們站在紐約的雪地上對著我笑
我肯定我的好夢
遺失在雪地裡
否則
我懷疑被風扇吹進了黎明
我把風扇關掉
吸煙然後把夜如一包禮物
一層層地剝開

一九九六年四月廿三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重整

■靜黎

初秋 黃昏 所感

燥動了一個夏天的情緒
風涼的日子，漸漸收攏起倦怠的羽翼
像一扇久開的門
悄無聲息地關閉
一顆欲待平靜的心
與紛繁的雜亂隔離
那已冷卻的一季
編寫出多少故事
需要整理……
…… …… ……

黃昏時分悠閑
看窗外
大地脫去綠色外衣
任秋
一寸一寸親吻她的身體

喪 失

降臨塵世的嬰兒哭著
以淚水和惱人的噪音坦白內心的歡愉
赤身裸體，沉醉陽光扶過每一寸肌膚的手臂
像一只小小的帆船
漂搖在靜靜的柔波裡
拒絕恐懼

風從耳畔逝去
沉重的甲冑緊緊包裹著你
是什麼阻礙了初戀情人自由地放唇吮吸
人群上空嵌滿大塊的冷漠與猜疑
似一朵朵帶雨的雲
連微笑也變得小心翼翼

幾萬個聲音拉攏著你
說：這才是生活的必須
於是，忘記了曾經的叛逆
一支白旗在你頭顱上方高高懸起

■ 紀弦

反進化論詩鈔二首

達爾文與紀弦

達爾文是猴子變的，
因為他是個進化論者。
然而紀弦不是，
紀弦是上帝造的。

何以言之？
蓋因紀絃是個詩人，
而達爾文不是。

凡詩人皆為上帝造的；
至於其他作家，其他藝術家，
雖然從未寫過一首詩，
只要他具有“詩人氣質”，
也都算是我的同類。

恐龍與蟑螂

和恐龍同時代的蟑螂
至今尚未變成大鵬鳥，
請問達爾文的門徒，
那究竟是怎麼搞了的呢？

蟑螂說：好可怕呀！
六千五百萬年前的一次浩劫，
那些恐龍都絕種了，
而我卻倖存下來——
感謝上帝。

為什麼，學生問道：

■ 王川

致 神

媽媽，我的萬花筒丟了
——題記

所有的盲者。

怎以
目視你
言說形容你
冥色充溢的夜
我淚流滿面

此刻
誰用 沒有面孔的容顏朝我微笑
誰以 無音之聲對我低語
茫茫乾坤
誰在背後喚我的名字

而怎樣親睹你啊
黑暗中神秘的一觸
額頭上默然地一吻
一個被失落的
孩子從遺忘中醒轉

流浪了太久
媽媽，我想回家

1998年寄自杭州

一個倖存而一個絕種？
老師無言。

詩人說：此無他。
蓋因恐龍不乖，自相殘殺，
上帝瞧著不高興，

寒 門

風輕輕把門推開
門啟處
黑暗擴散流動似水
但見水中的花草
搖擺彎腰點頭如水藻

應門人不見
應影月也不見

默默無語的山
坐在對面
緩緩把手插入厚厚的雲層裡
七顆星的冬夜已深
深得很了

冷氣機

討好裡面的人
欺負外面的人

中原古松

你是雪地上的
仙人掌
撞裂層層下壓的冰雪
劈空擊出
多刺的一掌
洞穿鉛灰的天空
釋放出白花花陽光
一瀉千里 萬里

島與鷹

落花一唇
笑落三十個春天

枯枝一指
拈起三萬里秋雲

猛鷹一箭
從枝頭花間

穿射入雲
又衝向大地

一陣翻騰
化做人海中

乘風破浪的
島嶼一尾

寫 生

湖水最愛靜靜對著山
做水彩寫生

而頑皮的游魚似遊艇
最愛與風連手來搗蛋

揉縐一幅幅
未完成的山水

一九九八年寄自台北

■ 尹玲

洛城中唯一的探戈

平塌塌的一片
寬而且腫
公路 汽車 廢氣
尋覓多時
極少悅目之處
那原是我 不甚喜愛之都

然而啊
城內眾多屋頂
在驕陽之下折光
你卻是隱藏其中
令我跋涉萬里的
一株異草

當黃昏之幕升起
閃爍萬戶的燈火中
我只擁你那一盞
溫柔的光

滿城噪音裡
我就為你保留特殊語言
親親的 激動的
浪漫的 巴黎的

那夜
我是喧囂深處唯一
唯一 為你響起的
最亮探戈

一九九八年寄自台北

■ 李斐

武漢印象

心中尺量與祖國的距離
長江水盈滿我胃納漾漾
黃鶴樓導引我朝歷史的回向
燠熱與飄雨氣溫乾濕日曆
雜亂車輛相對黛綠的梧桐
人物風貌我追憶楚土古風
現代的聲浪科技首席代理
我無言靜默觀看長空灰濛
東湖畔上屈子紀念館行腳匆匆
故國的距離我留言喃喃問詩人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武昌

黃鶴樓

黃鶴仙蹤是很古老的故事
攝影機三腳架是眼前東西
無論來自遠道中外南北
莫計因為歷史還是地理
檐頭下碰頭望天天看地
閣樓上並肩觀水水流意
楚天楚地長空沉懷憶史跡
江南江北水逝膽怯問山河
讓我們共織錦繡彩色美夢
相片裝不下的殊相與幻相
當仙鶴銜著詩人彩筆重訪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六初稿武昌

十月廿三二稿紐約

■伊沙

晚禱者

在那家沒有電視的餐館裡
飯局之上那執意要離開一會兒
特掃人興的人是城市的晚禱者
他要打車趕回家去
看每晚七點的新聞聯播
他的精神他的功課

想像的空間

在城裡有個騎車的人
那麼在鄉間
就會有個騎馬的人

——此乃想像
發揚光大的想像
繼續吧——

向上有一個人
騎著白鶴去了
向下呢？

有一個人
騎著另一個人

偽幣製造者

我在電視中看到的
偽幣製造者
是個猥瑣的農民
縮頭縮腦 目光呆滯

像個農貿市場的小販
剛逃過稅
為什麼
我感到失望至極

八月的夢遊者

蟬聲像一場暴雨般的
籠罩著那個夏天
童年的夏天

我從午睡的床板上
一躍而起
朝著門外走去

母親問：
你這是上哪兒去？

我迷迷糊糊回答：
找隊伍去！

仰望蒙古

站在大蒙古的版圖前
你仍舊滿不在乎
你說：它就像
你小時候在夜裡
繪在床單上的地圖
大一點或者小一點
也就那麼回事啦
反正得洗反正
都得掛到陽光下
去曬

■ 遠方

賭城之夜

——九八年十二月中，和女兒到 Las Vegas 作三日遊。

1.
陽光下
多少隻手一齊抓向
一面破碎
得很是尖銳的
哈哈鏡
2.
將殘山剩水頹垣斷壁
移入後台
大家七手八腳
剛扯下夜幕
那邊
早已艷裝濃抹
風情萬種了起來
這回
柳下惠來了嗎
3.
不必等到來世
這裏的玩意兒
何止“六道”
要試試嗎
一切懷才不遇
一切野心狂想
一切煩惱的煩惱
都能在瞬間
完成輪回

■ 車幼鳴

除夕斷思

遠隔重洋
飄來萬家廚房
的飯香。
漫天星鬥
猶如偷食的孩子們貪婪
狡黠的目光。
枯枝在風中輕搖
勸我莫思鄉……

日短夜長的嚴寒裡
聽不到驅邪的爆竹，
只有幾條凍醒的老狗
發出陣陣半僵的汪汪。

我的心隨著這世上
最後的聲音
漂向遠方。

一九九八年寄自 Charlotte

4.
這兒的夢
最懂得撒嬌
無論是分糖果
或者被綁票
所以我們
千萬記得互相拉一把
5.
愛一個人
幫他（她）偷渡到這兒
恨一個人
把她（他）引渡到這兒

九八年歲杪於聖彼得

■馬蘭

一九九八年四號

玩具在動，他們踏在玩具上滾動不停
並且從彼此對視到目不斜視
遠方的鼓聲，喜鵲的叫喚，耳聞目睹了
隔牆也有耳。想異想開天
想摸著石頭移動位置嗎？
步入中年，感覺非常奇怪
皮膚等著剝落
看到他，做夢的感覺又回來
又多出一塊骨頭了嗎？
玩具，看起來深不可測
沒有方向感，但
玩具，使我具備形式以及內容，我眼睛發亮
轉彎、發出聲音還
看見昨天的光芒，在他的身子裡停留
你不認為走錯了房間

秘密檔案之二

看見我自己時將證明你在我的面前
我通過你的眼睛看你，看到所有的殺人現場
我獨自等待你的到來，在牆角
你可能知道是我看見了你，看見了我的身體跟隨我的眼睛
走在街上，找到現場。
現在，我只有看到我的面孔我才能舉槍，只等你走到我面前
我扣響板機了，你應聲倒地，而我再也看不見了，多好
我本個是盲人
原來我幫你掩飾證據，原來我替你頂罪
原來是因為你就是我的父親
你把媽媽送走時，我還在媽媽的肚裡
我們有了這樣的關係
你要殺人時我就能通過你的眼睛看到你，看到現場

■維克多

私處萬歲

如果你想要看看
（除你老婆）
其他女人的私處
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那你就註定了要失敗，
無論玩股票，
開畫展，
競選，賭博，或
投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上海詩人作品輯

◎張燁組稿

■張燁

女，出生上海，係中國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上海大學副教授。已出詩集《詩人之戀》、《彩色世界》、《綠色皇冠》、《張燁集：生命路上的歌》；散文集《孤獨是一支天籟》等。作品被譯成英、法、日、德等多種文字。

空間裡的檀香

——給 S·W

靈魂對我說，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題記

1

殘綠飛動，寂寞的車輪
一九九四，一九九四，一九九四
邂逅，綿延不盡
你的睫毛擦得我背影發燙
一襲白裙，毛茸茸，隆冬的表情
枯樹們撲向火車
風景都如此不平靜
這年頭，人人都很不平靜
一節節車廂拉成一竄浮躁，唱響
一頭銀狐懶洋洋蜷伏在

虛幻之中

用背影看你
用心來發現你

2

領略一種簇新的示愛方式
異國幽默從易拉罐泡沫般傾出：
年輕又漂亮，你是一條美女蛇
讓我一見鍾情，可以愛你嗎？
醉在陌生，虛榮剝那膨脹

掙脫年齡的老鎖，攬鏡化妝
長嘯一聲，千年老妖出山游哉！
如此癡狂，叫我驚詫不已
你是誰？與我在此相遇
前世為情修煉千年
今生今世，茫茫紅塵尋找情緣
你的聲音在塔外洶湧
我在塔內聽的感動
蒼天有眼！轟然一聲塔倒
撼魂懾魄震醒白蛇：古典不再
我認識你生命裡無邊的不忠

3

這年代太多一見鍾情
短暫，天長地久上的霉斑
盲目的玫瑰鬧哄哄的開
盲目的身體們進行著盲目的歷險
盲目的命運像瀑布一樣被拋擲
異國語言，刺激的炸藥
吸引著那些元素，碳、硝、硫磺
物質標記更使你信心十足
對於我們這片依舊匱乏的國土
對愛情說不！我的年齡
一年年地流失，殘渣提煉智慧
你雄性的征服慾，攀爬
我靈魂隱逸的雪谷
遲暮罌粟，最後的美色，向世界
燃燒自衛的毒焰
思想是火，語言，淚，是火
你胸襟敞開的國度高深莫測
經濟洪流淹死精神天鵝
詩意在上面歌唱著崩潰瓦解
請別來碰我，不想遭遇誘惑
佛在空中說：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4

換一種口味來征服？
 猛地掠奪我的手
 畫一顆心，再寫上 I Love You
 這樣的心你複製了多少顆？
 這樣的字你複製了多少遍？
 寫吧，畫吧，洗潔精一沖就完
 我究竟知道你多少？
 這世界誰來問一問男人的貞操？
 英俊的獵手，一臉燦爛的笑
 變換著花樣設陷阱？
 激情、滿足、然後毀掉
 世紀末愛玩的一道把戲
 精神碎片情感碎片，鋪天蓋地
 疼痛中碎片伸出手臂
 尖銳地指向你
 異國蝴蝶，我不是花
 望著我我便是一座長城
 奔向我我便是一條黃河
 我習慣自己，一盞孤燈，照亮
 一次次命定的打擊
 照亮血液裡那些執著的文字
 思想就是懷疑
 理性就是穿過情感而不被灼傷

5

情調芬芳，機遇在發出邀請
 到處是花牆，我們的國家很美
 我為你開車，把我
 融入你的詩歌，將是我的驕傲
 你說得無比真誠，燙熱我
 我輕輕摘下月亮
 含在口內，一片冷香
 清輝幽幽，古典了我的臉
 古典了我的心

把我漸漸淹覆、埋葬
 你愛的一瞥，黑夜一樣遼闊無垠
 蘊宿命之相
 生命是一種緣，你更是
 誘惑的情緣，而我想突圍
 反叛整整一個現代
 在自己的季節中走向衰老
 隨風而去，隨風而去
 必須提防
 致命的愛
 像鯊魚，滑入血液

6

想念你。想念你。別忘掉我
 再見。再見。再見就是重逢
 你神秘得像個修女
 你難解得像一道高次方程
 你用最後的幽默沖擊危堤
 甜美我，辛酸我，茫然我
 五味調料瀰漫過來
 站在你腳步的回聲裡
 我不知道自己是錯還是對
 是否正在遺落？
 是否已錯過？
 失即得，我得到的是什麼？
 小魚兒游水密密匝匝，擠痛我
 火車躺在岸邊，像流浪人無言的
 累
 滿車站的聲音——
 滿人間的聲音——
 愛，還是不愛？

■ 孫悅

女，浙江人，畢業於上海師大中文系，現任上海《萌芽》雜誌社編輯，係中國作協會員。已出詩集《夏天的玫瑰》、《菊與劍》，散文集《女性與愛》等。

雲還是誰

紮柳條環飾的童年
 一去不返的金色歲月
 在泛黃的底片上一點點淡去

雲在空中走
 雲走過去了
 雲走到另一個
 美妙的地方去了

在同樣有山有水有人煙的地方
 雲或者隱在柳樹後面
 或者走進一座親切的小院
 那個柳枝編成的環飾
 依然掛在灶屋的竹籃邊
 聲音就從那個籃子裡傳來
 “我來了。我來了”

黑暗裡睜大眼睛的是誰
 黑暗裡注視天空的是誰
 黑暗裡坐在一塊陌生的
 石頭上的是誰呵
 我輕輕地問

樹

凝神思索的樹

淡化出一片千古的林木
以天空為背景
以流水作音樂
我在懸崖下燃燒的荊棘旁
停住
無法抵達
我的紅色的眼淚
滴在深秋憔悴的臉上

收割的季節已經過去
曠野上露出
秋日寧靜的額頭
大雁劃過天空的翅膀
帶來的是誰的消息
我無法肯定
我的紅色的眼淚
滴在深秋憔悴的臉上

陣 痛

我沒有經過產前的陣痛
我的孩子是被鋒利的手術刀
從我腹中圓潤地取出
因此我無法體會產房裡
那些聲嘶力竭的號叫
那些如同末日到來般的
白天黑夜

但是
我卻能體會你此刻的痛楚
你藍眼睛黃頭髮的少女
麵包和燃料 還有信仰
瞬息即逝
你站在大街上向路人兜售著

皮貨和微笑 迷人的微笑

我站在冬天的街頭看你
看季節帶走了大水
河灘上裸露出冬日
寧靜的額頭
那些龜裂的紋片
嵌著城市的垃圾和呼吸
多麼蕭瑟的黃昏
我躲在黃昏的灰色裡
裹緊大衣
那些喧鬧而喜慶的婚禮正在進行
美麗的祝辭鋪天蓋地……

■ 陳 東 東

1961年10月生於上海。1984
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
19
81年開始寫作，著有詩集《海神
的一夜》、《即景與雜說》、
《插曲》，散文集《詞的變
奏》、《一份準自傳》等。

病 中

病中一座花園，香樟高於古柏
憂鬱的護士彷彿天鵝
從水到橋，從濃蔭到禁藥
在午睡的氛圍裡夢見了飛翔
——那滯留的太陽
已經為八月安排下大雨

一個重要的老人呻吟，驚動了
指甲鮮紅的
情人：撫慰、清洗
捫弄和注射

他陳舊的眼眶滾出淚水
抵擋玫瑰和金錢的疼痛

隔開廊道，我身凭長窗
我低俯這醫院裡酷暑的風景
陰雲四合，池魚們上升
得病的婦女等待著澆淋
當我的視線自花園移開
第一滴雨
落進了第一個死者的掌心

形式主義者愛簫

形式主義者愛簫的長度
對可能的音樂
並不傾心

他欣賞那近於黃昏的暗色
他想要看到的
是瀏海遮覆眉眼的初學者

手指纖細
在杆上起落

這就彷彿為夢而夢
他騎車在城下
經過那舊樓

猜想有人在暗夜的蟬聲裡
並沒有點燈
讓月亮入戶

優美的雙腿盤上竹床
漲潮的乳房
配合吹奏

八月

八月我經過政治琴房
反複練習那高昂的一小節

直升機投下陰影
它大蜻蜓的上半身
從懸掛著鳥籠的屋檐探出

我已經走遠，甚至出了城
我將躍上高一百尺的水泥大壩
我背後的風
仍舊送來那高昂的一小節

鬱金香雙耳，幻想中一匹走獸的
雙耳
鱗光閃閃的鱗魚的雙耳
則已經被彈奏的手指堵塞

八月，我坐到大壩上
能夠遠眺琴房的屋脊
那直升機幾乎跟我的雙眉
齊平：它是否會騎上
高昂的一小節
——這像是蜻蜓愛幹的事

■ 季振邦

1947年出生於上海崇明島。
現為上海解放日報主任編輯。係
上海作協理事，詩歌委員會副主
任。有詩集《三葉草》、《飛向
明天》，散文集《現代人調
侃》、《誰能與我同侃》等。

太湖柳

莫非，你知道我喜歡長髮
縷縷青絲才不願剪短？
總是長長的，如思緒
總是飄飄的，如心雨。

哪怕二月的風如同剪刀，
剪出綠草、剪出煙花、剪出蝶翅
你也不剪。

雖然，有時在風中有些動搖，
但到底明白：如真剪了
叫春天怎麼辦？
——你是一條真正的春之來路
春是從你的髮梢上輕輕攀援而來
的，
嫩芽，便是一串串
令人驚喜的腳印。
也許，春的最終歸宿有待考證
但絕少不了這個過程！

你該知道的，太湖柳
這正是我為你詩情湧動的全部原
因。
倘若你願意，讓我將這首小詩
花一般
簪上你濃濃的髮際……

菊的想法

自從那個叫陶潛的傢伙，
把菊
種在了一道竹編的籬笆裡面後，
竹籬，便也成了菊的樊籬。
相伴她的

只有稀疏而又枯燥的豆苗農
事。

並且，至今，不管在什麼地方
談起菊，
都要與陶淵明的名字聯繫在一
起
問過菊的想法嗎？
只要看看她的花瓣根根作魚刺
狀
就明白——
骨骸在喉，必然痛在心裡！
這也就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她只願面對
兩袖蕭然的秋風，一吐為快，
而且，總如此瘦削
比深秋的太湖
還要清減幾分……

面對菊，我真想為她
與那個姓陶的作一番理論，
卻又怕翻越不了
那一座歷史的南山！

■ 程勇

筆名程庸、成備等。1957年
生於上海，上海作協會員。主
要作品有長詩〈藍鳥〉、〈黑
山鷹〉、〈愛歌〉，長篇小說
《德令哈囚犯》等。現在上海
一家報紙擔任收藏版的編輯。

鄉村的羽毛

驛 站

我熱愛河邊的隱居
也許我不是在河邊長大
是某一天，一次偶然旅行
經過了這條河
殘陽不經意地
落進了河，流動了燦爛

我沒有把它想像成祖先
也沒有把它看作搖籃
只是在拂去滿身塵土時
月光不經意地一閃
河邊的茅屋
成了我不想飄流的驛站

大雁

顫抖的空氣
在線條分明的枝幹上
葉兒露出發黃的笑臉

大雁綠色的翅膀
撲打著疲乏的白雲
紛紛落下早春的淚滴

大雁飛向春的墓碑
飛向我北方的巢
它帶來八月裡貯藏的羽毛

尋找

飛機降落在黃山山麓
一具偌大的
骷髏的雙眼

我手持半張機票
匆匆走近你
一個見山望水就動情的人
你聽不懂
我失落已久的方言
但你翻譯的眼神
在閃爍，在暗示
你總會去尋找
那半張失落的票根

■徐芳

初春

把春天迎在草芽的葉尖上
初春的沉默卻落在我臉上
一盆蘭草，一盆水竹
擱在了高高的窗台上……
裡面是春風寂寂的早晨

以一滴雨水開始目光的路程
白日的的光芒射入雨中
射入水中……
從心底透過……
波紋蕩漾，春天就是我的
在某一時刻的動搖——

捧著那盆竹，看著那盆草
輕輕的——
小心的——
渴望的——
疑惑的……
雨絲飄入窗台……

葉兒搖搖，春天就是我的
在某一瞬間的注意——

寧靜致遠

夏天裡我愛上了一條小路
藍天白雲只一個人
四周鋪滿靜悄悄的陽光
而太陽卻永在變幻
鳥兒躲入了樹叢
四瓣小葉的三葉草
在身旁掀起濃綠的波濤

一條小路通四方
來路即去路：
既不是來路
也不是去路的——
可見的路，總是
不知道它的來與去
我的腳步因此而站住……

靜物

藍衣的姑娘坐在窗前
方桌子上插著一朵紅花
一朵紅花長著碧綠的梗
長梗上有小刺，圓嘟嘟的葉片
這樣旋轉、漸慢……
這個白天成為無邊無際的
閃爍的迷霧，陽光洒滿搖椅
像海浪鋪蓋赤裸的荒原
開著窗子的房間裡靜悄悄
一頂紙帽在牆上被掛起
風繞著尖帽頂辟哩啪啦響

■黃伯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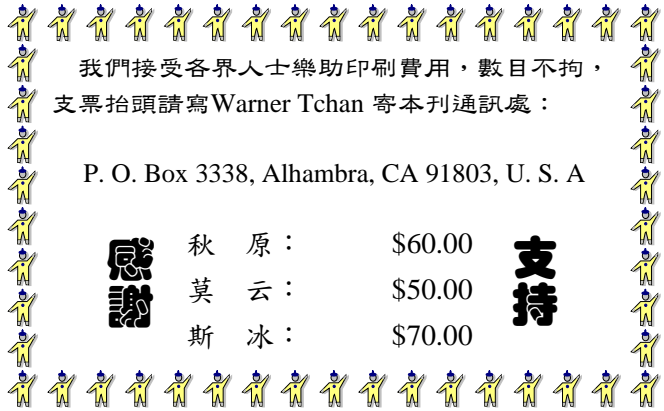
詠蘇軾

雪泥鴻爪
你到過的地方
 可是不少
杭州大西湖
 惠州小西湖
再往南還有海南島

你這個蜀人
 離了山區
一路“大江東去”
做過京官 做過別駕
 當過學士 坐過牢
黃山谷讚你一句話
“東坡文章妙天下
 短處好笑罵”

你這三百顆荔枝
 沒白吃
九百年來
 令人齒頰生香
想到嶺南的
 風光

還有兩篇“赤壁”
 寫盡江上之清風
水中之明月
把古戰場的餘氣
孤舟嫠婦的哀怨
一一地打掃個
 乾乾淨淨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秋原： \$60.00
莫云： \$50.00
斯冰： \$70.00

支持

擎起酒杯問青天
天上滿寒冷的
 倒不如“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你早就看透了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好可惜啊
你只活了六十六歲
唉……“不應有恨
 何事偏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此事古難全！

附識：近日讀徐續選注的《蘇軾詩選》（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選注得非常美備），今夜適值中秋，明月當頭，瞥見書几上此書及龍榆生編注之《唐宋名家詞選》，因將歷年所愛的東坡詩、詞、散文，在心目中按了電鈕一般迅速地過了一遍，突然想述述東坡的生平，於是捉筆寫下數十行如上。

■ 秀陶

興隆街乙夜

站在八樓隔窗外眺，晚餐時的XO殺人凶犯一樣已遠逃得無影無蹤，夜了，是的，夜得很了。夜得對街小餐館的椅子都爬上檯子，插滿街頭的競選彩旗都被黑暗漂白了。那些舉杯時統獨的爭論也都一窩泥鯁樣游成模稜兩可的雙關語了，是的，夜得很深，再深一點便像謊言一樣要穿洞，要破成明天了

看那張舊報紙吧，南南北方地跑了一陣，現在靠著一個車輪不知在想什麼。所有的聲音都推推擠擠地搶著鑽進窄窄的聽道入睡，現在，尤其不可以想她，一想便一段樂句粘上嘴那樣吐也吐不掉。還是想想明天吧，想想才剛到達又要遠走那些事吧，想想從前叫作路條現在叫護照、簽證那些無聊玩意吧，想想行李，想想磅數，想想從八、九磅變成兩百一十磅的過程吧，夜了，睡去吧，要想就想想睡與死的分別吧

中和某菜市場

擠在眾頭蠕動窄而陰暗的巷道內，吆賣聲、討價聲、收音機的唱聲都電線樣交織牽出各自的頭緒。肉案的燈光是淺紅的，菜攤上是青綠的，水淋淋的，各種氣味合唱一支傷風敗俗的流行曲。大鱸魚一七五元台幣一斤，青菜七十五，魚丸每粒七元……

這一切正分途進入一個個家庭。都將經過切割、烹調、咀嚼，然後嚥入彎彎的管道，然後像我現

■ 歐陽昱

懷 疑

我懷疑是我周歲的兒子偷去了我的歡笑
他咯咯笑個不停像一眼泉水汨汨往外直冒

我懷疑是路邊的情侶在暗中罵我嫉妒
他們額額著額胸胸著胸唇唇著唇竊竊私語

我懷疑香煙在蓄意浪費我的時間
它飛起飛落飛起飛落不分晝夜白天

我懷疑月亮的沉默像是無可奈何
我懷疑電燈的睜眼像是被人逼著

我懷疑夜懷疑我的懷疑
是不是有更深刻的含義？

我對兒子說

中國不能裝下世界
世界能把中國裝下

中國是船
世界是海洋

中國太小太小
世界很大很大

中國是屋
世界是空間

你長大是要做船
還是要做海洋？

是一閃即逝的星
還是永恆的空間？

■ 濮青

非
偶
然

我是踽踽獨行的雪熊
非偶然地
踏上玉琢冰雕的凍灣
必是這南港岸的煦陽
與柔風召喚
使野性蠻心徘徊忘返
非偶然地
也學帝王企鵝逗成雙
然野性野！蠻心蠻！
一朝翹首縱身歸大瀚
皓皓的冰漠琉璃的天
非偶然地
歸真返璞還我孑然身
裂冰掘雪碧水探乾坤
冰天為帳，雪海為塚
我是踽踽獨行的雪熊

尋
覓

找到了！找到了！
在粼粼的大江濱
在玲瓏的古津渡
這中元夜
花團錦簇的船塢
裝扮成鳳冠霞帔的新娘
期盼對岸江濱的美少年
看那燈火凌霄的曼哈頓
眯著眼兒笑
逗弄這癡情的船家女
* * *

找到了！找到了！
浮橋盡頭飄來一縷沁香
挑起心靈曾相識的激盪
看！一對仙鶴兩隻天鵝*
撲撲地奔向裊裊鐵線蓮
嗅了珊瑚桑又吻碧梧桐
啄了琵琶花，還儘往
那千枝萬蕊中去撥弄，
這般心慌，如此癡迷，

■ 莫云

一
個
英
雄
的
汗

—
N
B
A
決
賽
追
憶

那一整座城市燈光都發燒的時刻
觀眾滾燙的血液也騰升到沸點

六七比六九、七四對七三……
這場數字的拔河賽，就這麼拉鋸地
熬煎著螢光幕前每一雙著火的眼睛
直到終於凝止
在死生一線的天平兩端

最後七秒半，傳球、突圍……
一個鷄子翻身，射！
那火箭升空的力道瞬間引爆
滿場迸破胸臆的滿腔熱情

而後，在汗下如雨的畫面上
所有精疲力竭的視覺都自動倒帶
聚光燈下，你一覽無遺地看見

是為尋找失落的心？
或是覓求故鄉的馨？

* * *

找到了！找到了！
浮橋頭，長纜邊，
一壇蓊鬱，舊諳的濃郁！
撥翠碧，再尋覓！乍見
纖纖皎白——故鄉的花蕾！
這中元夜粼粼的大江濱，
樞子花的沁芳飄向江心，
越過彼岸金色積木叢林，
凝聚一汪漢玉色的弘圓。

*係“新澤西州文友會”會友，該會每月第一個星期六聚會於摩利郡立圖書館。

編者按：濮青女士本以英文創作，1997年曾出版英文詩集《東風西雨》，近日才嘗試以中文寫

■大車

夜 行

燈光就照在車廂的前面
我們沿著漆黑的路高速行駛
在這個日子裡留下了淡淡的痕跡
猶如鋒利的刀口
在光滑的皮膚上
現出一條紅紅的細線

直到多年後
血珠才從那兒一滴滴地滲出來

一切的開始和結束總是過于突然
像是一部早知道結果的電影
我們的一生卻都在其中等待
劇情生生衍息
映著匆忙寂寞的現代人
我們也是其中之一

夜的美麗來自于無法被我們所看透
尤如萍水相逢的女子
我只能看見她的閃亮的眸
那種類似子夜耀眼的星光
使我感覺我與她之間的距離
忽遠忽近

長久的漆黑和寂寥
像極了我們的一生
只有在閃過的白色強光
刺痛的眼
看清我們的距離

一九九五年七月廿七日

窗 簾

風掀動我那厚實的窗簾
無意中揭開了體內的一層紗布
我感覺到了那種輕輕撕裂的疼痛
那是紗布和已經成形的血痂分離的過程

氣溫很高
窗簾的背後陰冷潮濕不宜久居
攤開的那頁書
是我整個冰山的一個小尖
每日的奔波勞作都擠在那個小小的尖角
它們和我擠在一起
那是陽光和我的眼睛
可以監視的地方

在窗簾後面
那兒四壁都是我的兄弟
我們有著相同的血緣
和相似的蒼白面孔
每一寸開始駁落的裂紋
都是我身上長久以來的傷口
它平時習慣于沉默
這一點和我一樣
但在風雨來臨的前夕
就會疼痛不已
任何藥物對它來說都會失去作用
這種疼痛代表著一種生存的方式
而不是一種結果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寄自重慶

■ 陳銘華

親蜜關係

微軟的軟體裝進了英提爾的硬體
燙貼的凹套上軒昂的凸
濕透的衣爬著亢奮的雨
一切的潛入 皆化作
那滿床騷動的
你的生命我的詩句

一九九八年十月廿五日洛城

脫衣舞

一條條柔細蠶絲
密密結成完美肌理
恍恍然在清末江南
某個小鎮午後
一架手紡機上
來回穿梭

直至樂聲千絲萬縷
都滑到最初
一個等著收線的口
這世界猝然死去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洛城

吻 ——有贈

雪在峰上
蜂在聖誕樹上
滑鼠在液晶熒屏上
啃嚙 妳高蜜度的名字
在一盒精裝巧克力的名字上
開一朵意識形態的花

■ 翁海文

新生代

一億年中生代恐龍世界的絕迹
宣告——新生代的到來
野豬成了這個時代叢林的主人
……

超現實主義影集

伏爾泰小酒店裡
依然存放著這本超現實主義影集——

第一頁寫真
達達主義先驅羅馬尼亞人Tzara的
卡卡杜黑人舞 還有
他創造的化學詩和靜力詩

第二頁寫真
Andre Breton和他的
三篇〈超現實主義宣言〉

第三頁寫真
Paul Eluard和他永恆的主題
：愛

第四頁寫真
Louis Aragon的政治題材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寄自上海

■ 李元勝

一 天

他寫下看見過的陽光
儘管在信箋周圍
烏雲翻滾

他向經過窗前的街道點頭致意

他遙望晚霞
驚奇于它和愛情
有著如此相同的色彩

他抽出信撕掉想要寄出的白晝
最後，他只剩下
一個需要重新推敲的夜晚

1998年4月11日

談 話

很抱歉，先生們
你們不是沙漠
但有著漏水的管道

請原諒我把工具
帶到了你們的會場上

河水會經過每一個靈魂
我只是一個
想要修理河流的人

1998年4月16日

風中的冰塊

吹過來的冷風
也是掀在空中的冰河
我的臉，代替所有人的臉
承受冰塊的狠狠撞擊
像憤怒的趕路人
我們共同的旅行如何才能終止

冰塊是常有的
海上的冰塊，劃破了“泰坦尼克號”
由此知道航行著的生活
下面有著脆弱的舷艙

更多的時候，我看到的冰塊要小些
夜裡樹林中會傳來“卡嚓”的聲響
一些潺弱的詩句被壓斷
而且，所有被壓斷的東西
都會陸續落在我的心上

冰塊沉睡在薄薄的紙張下面
也飄浮在黑暗的海面上
假如沒有閱讀，假如沒有風
掀倒大海這巨大的倉庫
我們的生活與它們也許永遠無關

有風的時候可不同
冰塊奔跑著，一些半透明的拳頭
揍著我們這些自以為幸福的人
它們使風變得有力
吹得城市生活，仿佛巨輪微微傾斜
這樣的風裡，有多少心靈
就有多少被冰塊撞翻的容器
要麼繼續去愛
要麼被迫傾倒出裡面的黑暗來

1998年4月26日

■張國治

電子情人

——世紀末台灣打造的新世代愛情觀

你無時不刻
精確閱讀我情感的閃爍
你無地不在
追索我切片的心事
以及預言二十一世紀
我程式內心靈語彙的儲藏
並規劃私秘而安全的空間
讓我居住
你不斷的餵食我
以準點愛的程式、步驟
不斷觸診我

作為你的情人
讓我的愛潛伏，還原
定格成為你按圖索驥的紋身
我是用愛的能量充電
少而省，超薄、濃縮、微型
愛的液晶體
我是你豢養，豢養的
一隻電子寵物

三月杜鵑

從酷寒冬天深閨久怨中
解放而出的少女
紛紛撲白、撞粉
披上粉紅粉紫粉橘的
紗裝

■呂建春

為什麼小雞過街去

政客的大腿夾縫裡
夾藏著一條狗尾巴
林立的大廈高與天齊
政客女人的大腿夾縫裡
快餐店的熱狗

我大腿的夾縫裡
藏著一條斑斕的蛇
銀幣在口袋裡低泣
我女友的大腿夾縫裡
開著鮮艷漂亮的玫瑰

總統女人的大腿夾縫裡
暗暗藏著一面化妝鏡
蝸牛慢慢爬過街道
總統的大腿夾縫裡
一顆龜縮的腦袋瓜

一九九九年一月寄自聖荷西

迫不及待趕赴
春天的市集

那打從那兒，忽地
竄出的一團火燄
漫延成一片火海
灼傷那等待春天的男子

四月·梅雨四行

迷霧的想像
起落的雨陣
醬泡的心情
醃漬的憂鬱

Adieu*

乍暖還寒時候
園裡的臘梅漸漸零落
黃黃的花瓣在風中款款斜飛
小徑依舊幽幽
卻無你踏香的身影
從去年今日裡探出只輕步的腳

儘管你早已飛過雲端
飛抵巴黎徜徉在塞納河畔
春風可是依約而歸
她身影一閃便綠了草木山川
綠了枯萎的記憶——
那個細雨濛濛的傍晚
一張張艷如桃花的容顏
從地鐵口幽然浮現

*Adieu 即法語的“再見”之意。

蒲公英

你的倩影
已悠悠飄過海峽
雨後的芳草地
雖可看彩虹斜倚藍天
但不再現
你驀然回首時的激盪秋波

風雨既歇，生活復平淡
一如小草枯了又青

倘若平淡中
還殘存幾粒昔時的種子
不妨撒向雨珠晶瑩的草地
或許哪一天能開為
一朵朵蒲公英

隨風散為相思去追你

獨步

圖書館閉館的鈴聲似火警乍響
雙腳哪怕是釘子也得馬上拔起
隨著兩扇自動門嚟嚟滑開滑合
你成為夜幕下緩緩移動的幽影

哈代街空空蕩蕩，空得人心慌
正想長嘯一聲宣告靈魂的存在
冷不防一輛車從身旁全速駛過
像一條黑狗從黑暗竄出又竄入

你朝著睏覺的地方拖沓著腳步
一灘灘燈輝冰涼如初冬的霜月
而相看兩不厭卻是眼前的身影
彷彿長頸鹿無聲地伸直了脖子

聽，窸窣的腳步似寥落的枯葉
飄來的是寂寞飄走的還是寂寞

月下

哈蒂斯堡松樹灣的今夜
一輪明月照自松間
可我不是月李白
更無舉杯對影的雅興

形單影只，且聽聽
草間此落彼起的蟲鳴
鄉愁嗎，就讓它在心頭
盤繞為藤蘿的卷須

沒曾想我佇立聆聽時
鄉愁卻悄悄地恣意伸展
既狂且長，瞬變為明月下
一支奔騰不息的山泉

■楊平

大海碧綠

鋪滿一地的符號漸漸少了
落葉是落葉
往事是往事
根源是根源
千千萬萬個 ?/!/;/,/ * 0 *順風舞蹈的
寧靜以後
紅塵中的歌笑得失
一一溶進了涓涓流水裡

誰是詩人
誰不是悉達多
誰在乎誰是
誰不是
拋卻手中最後一片的？——

大海碧綠

因為命運

誰劃開了時光之河
誰在十分鐘前的街口
慌慌徘徊
豔陽下的那條紫藍色身影
誰，究竟是誰
留下了一年前的灼燒印記……

所有的心情，所有的零碎圖像
所有遺落的記憶匣子
因為命運
那錯肩而去的惆悵
今夜，隨著天使之翼的輕輕揚起
——有人訝異
——有人微笑知道

■野鬼

填空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我要用帶電的勁，鑽探午夜的傷口
我要當作上帝的面，解散你的骨頭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我要把你薔薇色的花瓣揉碎
我要從磐石中汲取澄澈的淚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當你玉體橫陳，以月光為床
我空空的頭顱，必向上生長
皓皓肌膚的美人呀，我（ ）你
你像一個不可捉摸的夢
孤伶的閃爍在茫茫夜空

梅，在這猛獸出沒的城邦
是誰呼吸著你血液的芬芳

一九九八年寄自重慶

掀開了另一則美麗的緣巧……

那條似乎熟悉的影子

讓我們面對面的坐下吧

無論繼起的是錐心的不美麗
還是太過泡沫的電影情節
——來時
生命無法選擇
在世界停止最後一節運轉以前
錯肩下的邂逅
一如孤獨之夜的自瀆
有誰能夠否認呢
令我們悸動的 沉溺的
和驚怕畏縮的
除了那條似乎熟悉的影子
仍是那條似乎熟悉的影子

■ 雪陽

初戀時節

初戀時節的那種仰望
玫瑰衰老的聲音
在空中佈置網的人
也恨地上的道路

呵愛神也是神
在全能的神
與不斷的苦難之間
窮人無法回旋

你不必總是驚嘆
潔白的孩子們
又一次被午夜佔用

謊言、廢話與密語

廢話是主食
密語是微量元素
而謊言是鹽：太少了沒味道
太多了誰也難消受

廢話有時也動人 比如
萬物之上都是天空 比如
我的財富也是我的痛苦 或者
幸運的愛情是喪失了自由以換取幸福
謊言常常更生機勃勃
一只鳥死在它飛翔的高度
它最後的身影在風中寫下了
“空中到此一遊”
密語總是不可多得
它泄露生者的秘密

■ 祁眉

流 放

嚷著要回去
花樹全開了
趕看最後的一朵

翻騰的夢總在落花雨後
笑看雲化鸞月
烙在離家的藍天

殿門上的紋龍守緊黑紗背後的雙眼
任何逆水都能掀動波瀾
迎面蓋來 永恆的流放

釋放鎖不定的情 是一種慧根
關閉打不開的心 是一種宿命
去吧 吻別點水蜻蜓那一池荷香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往往以一串冰涼的淚珠

只有完美的詩篇
才同時是謊言、廢話與密語
例一

文明的後遺症——
花言巧語
比鮮花還要多一份溫柔

例二

星星
那些透明的拳頭
總能打進黎明的窗口

■梅丹理(Denis Mair)

給一位喝酒的詩人朋友

因為還剩幾根利天下的毛，
所以要自拔！
為了不要再撕咬自身的肉，
因此要自拔
因為歌聲曾經上過內心的
山坡，將來還能達到不凡
的海拔，所以要照顧嗓子
當音樂的潮水來
在為最多人唱出心聲的當口
要拔起最最清澈的音
而那種音
是經過了自拔的你！

無題 嚴力譯

長途車上的女兒
越來越遠地駛出了我想像的範圍
儀表盤上綠色的微光和
玻璃另一面達科達州的夜色
拖顯出她模糊的頭型
我想拉近她的形象
但荒蕪的黑暗吞噬了輪廓裡面的所有細節

既然要走
就該有更好的載體來迎接她的獻出
但破落的黃牛公司所派出那輛路上的飛艇
把她載到我頻道無法達到的三角區域
這馬達無情轉動的悲涼在夜間輸送靈魂時
用更快的速度超越我對記憶的顯影

我用由她配製出來的烙印呼喚
就像曾經在那群湧出校園門口的孩子中間
我怎能不努力搜索她所踏入的陌生區域的電波

但我只能在外圍的混亂信號中
於數天之後才收到她零散的笑聲
在一排溢出音樂的商業街上
水果被碰傷的氣息滲和她心中的顫抖
在我無法與其共振的音樂伴奏中
她的身影消逝在素食主義酒吧的門口

不久
我再次找到她時
她在一排立方體的隔間中
只能把她暴露於風雨中的位置信號傳出
我把她交給了別離
我渴求得到安慰的心仍記得她曾付出的努力
我堅信已有的鍛煉會使她的根抓住新的土壤
而我自己將會使平衡自己的繼續生長
我知道一把怒火正在遊蕩
許多人不相信它會落到自己身上
而她承受了
用心靈和雙手
長遠的跨渡從此開始
我願盡職地牽領她
並跟隨她進入未來

編者按：梅丹理，美國詩人。這裡選登的兩首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聖巴托爾夫評論

我們的雜誌僅是
夜晚和聚會的序幕。我已經
預示了慘重的代價：根據
普魯斯彼羅的著作，具有
行星的確定性。木星和滿月
聯合起來反對金星。根據那本書，
有著慘重的代價，特別是對我而言。
這種聯合過於靠近我的司命星太陽
金星恰恰在我的子午線上旋轉。
等待觀望的占星學家？那又怎樣呢？
蹣跚的翅膀容易拔除妖氣。
我們的喬叟本應當和他的但丁呆在家裡。
他更準確地探出行星的位置，
本來會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思索。
其餘的呢？我讓給
嚴肅的占星學家們去操心
那個聯合，聯合我的太陽，
與你的司命星火星相聯合。
喬叟本會指向太陽在雙魚宮時的那一天，
完全對準我的海王星，
聯合你的運星，並且定在
我的好名聲與壞名聲的第十宅。
我想我們的喬叟本會嘆息。
他本會悲傷地搖著頭使我們確信
太陽系與我們密切結合的那天會到來，
不管我們知道還是不知道。

獵鷹院：

我的女朋友像一張待射擊的弩。
喬·萊德的爵士樂激起喧鬧的聲浪。
大廳成了泰坦尼克號傾斜的甲板：
一部無聲電影，加上爵士樂的喧鬧聲。
突然，盧卡斯操縱這艘巨輪——
突然，是你的出現。
第一眼。首先拍的一張快照

難改變的，依然凝固在相機的閃光裡。
比你任何時候都高大。
挪動的身姿多麼的苗條，你
那修長的完美的美國雙腿
徑直向上翹，向上翹。
那長長的芭蕾舞演員式的優美手指。
而那臉龐——一團喜氣。
我見你在那裡，比過去照片上的
人影更清楚，更真實，
彷彿我見你這模樣只有這一次，
以後再也不會有。
鬆散的長髮罩在你的臉上，
蓋住你的傷疤。你的臉龐
是一團歡樂，
豐滿的非洲人嘴唇，濃濃的笑意，
濃濃的口紅。你眯起的雙眼
像一堆寶石，亮晶晶得難以置信，
亮得像一串晶瑩的淚珠，
許是歡樂的淚珠，濃縮的歡樂。
你想用你的快活
把我怔住。我記不清
那晚其餘的情景。
我同我的女朋友溜開，什麼也沒發生
除了她在門口爆發出一腔怒火
和我對你的藍頭巾在我口袋裡
進行呆呆的訊問
以及留在我臉上達一月之久的一圈腫脹的牙印。
這個永受它影響的我。

拉格比街18號

終於我在拉格比街18號的
維多利亞式的老屋裡等待你。
我想起那屋時，把它與舞台聯繫起來——
四層樓對著觀眾席。

在這整個四層樓上，裡裡外外，
愛的肉搏演了一幕幕，一場場，
四肢和愛和生命糾纏又分開。
誰都不老。一座不神秘的性愛實驗室。
永久的表演——演員的名字換了，
但角色永遠不變。他們告訴我說：
“你應當寫一本關於這座屋子的書。
這屋著魔了！誰進去，
出來時總不會有好結果！
誰進去了，誰就入了迷宮——
活像一座諾索斯！
如今你在迷宮裡。”
這驚奇的傳說我聽了驚愕不已。

我單獨生活在那裡，獨坐在
為書桌、餐桌設計的舊條凳上，
等待你和盧卡斯的到來。
反正我想的不是
那個住在一層套間裡的比利時姑娘，
她蘑菇般豐滿，發黑如鞋油，
一位舊汽車商的籠中鳥，婚外女人。
他在地下室堆滿排氣消聲器，
分揀了的舊汽車碎片，小型的拆車工具，
一直堆到人行道下面
沒有燈光的討人厭的廁所邊。

那姑娘除了扮演愛情劇角色外，
與這屋裡的一切毫無關係。
那個使她孤零零的屋牢看守
是一個魔鬼，一個脾氣暴躁的
瘋狂的黑種阿爾賽夏人，他
在門上鎖鏈條堵住進出口。
他看住她，因為這位舊汽車商終究太好，
有七年時間沒讓她用煤氣灶自殺。
她與我無關。蘇珊也與我無關，
她依然得陷在迷宮裡，
將會遇上那裡的彌諾陶洛斯，
會從電話裡佔住我，
在那些夜晚你會最需要我。今晚，
沒有什麼使我認為我被他人所需要。

十年必然變得陰沉，他們三個
已在你的墳墓裡，在蘇珊
能在那個樓上的地板上
夜復一夜地踱步之前，
她獨自哭泣著，正死于白血病。
在她的樓下，你和我已經在單人床上
溫暖我們的新婚之夜，
新的大戒指戴在我們的手指上。

盧卡斯引導你而來。在你避居巴黎之前
你在倫敦停留一夜。
4月13日是你父親的生日，是星期五。
我猜想，你想出遊，一些令人愉快
的美國式的歐洲。在你去世數年之後，
我得知：你在巴黎的那些日子裡
拼命尋找那種歡樂，淚灑巴黎石子路。
我推遲了你一夜的
驚恐、狂熱和極度的畏懼——我成了
你的憂傷腦袋裡的蟾蜍石。
你追求的梦想，你祈求的再生，
你再也不會得到，永遠不會。
你的日記告訴我你的苦惱。
我猜想你如何拜訪你的每一個聖祠，
在狂熱的信仰裡，你會在那裡撞見他，
憑洞察力，憑巧遇——
通常這是小孩對真正激情玩的遊戲。
這不是將使你無助的最後一次
同時有我在你身邊的數個小時——
保證有若干便士的伙食費。
我為我引起你產生輕生的傻念頭心甘備受
折磨的同時，賄賂命運之神讓你再世。
你在召喚我嗎？我不知道
我如何變為不可或缺的人，
也不知道命運之神用我不經意的自行操作
會給你施什麼樣的急診手術。
我能聽見你登樓梯的聲音，
是那麼有生氣，那麼靠近，
似乎要聽到你的竊竊私語，氣喘吁吁。
把我搞糊塗了，那是你的武器：
在你全副武裝來到樓上之前，

你要我聽你的氣喘聲。接著是一片茫然。你是如何進來的？而後又發生了什麼？例如，盧卡斯怎麼隱退的？我們甚至坐著？你，一只大鳥，披著你激動的羽衣，向前直沖，亢奮至極。藍色的高壓電——發熒火的鈷，耀眼的輝光，後來我才知道是你獨特的氣質。你的雙眼特別明亮，也很奇特，兩個棕色的小瞳仁，半張半閉，普魯士式，但流露著淘氣的少女的神色，由于興高采烈而閃閃發光。你的雙眼是祖上傳下的嗎？如同你傳給你的兒子那種眼睛？對我而言，你的雙眼是新奇的來源。此刻我終於端詳著你。你的圓臉，你的朋友客觀地稱它為“堅韌”，而你，他們較殘酷地稱之為“乏味”：一個極端靈活的精巧裝置，一個根據自己的降神會、自己的氣氛隨時變化的精神面具。我意識到你神秘的雙唇像土著人的那麼厚，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還有你的鼻子，寬寬的像阿帕切人，幾乎是拳擊手的鼻子，是對應猶太鷹的天蠍鼻，以至于使每只照相機成了你的敵人，是你虛榮心的獄卒，是你色慾夢公司的叛徒，是從艾迪拉 的遊牧民族而來的鼻子：一張可能通過納瓦霍族 篝火的煙霧抬頭看我的典型面孔。你小小的鬢角，擠滿髮根，被那富有魅力的時髦劉海佔了顯要的位置。你小巧的下巴，你的雙魚宮下巴。它從不是一張原型的臉，從沒保持一樣。它像海面——流動的水位

隨天氣和潮流的變化而變化，隨日月的運轉而改變。直至那最後的早晨，它成了一張臉，小孩的臉——它的傷疤像上帝的一個瑕疵。如今你卻朗誦關於黑豹的一首長詩。而我擁抱你，吻你，試圖阻止你在房間裡亂跑。儘管這一切，你還是不停留。

我們向南走過倫敦，到弗特爾巷和你住的旅館。炸彈炸的廢墟入口處的對面已建了一座高樓，為了安全，我們輕率地緊緊握住對方，一起走進低級酒店痛飲。崩潰在靈魂的咆哮裡，你的傷疤像它秘密的名字或者它的口令告訴我你是如何自殺的。我邊聽邊不停地吻你，彷彿一顆暗淡的星，在轉動的喧囂的城市上空，低聲說：保持清醒。

一顆膽小的星。我記不得我如何私運自己和如何緊抱著你

注：

根據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安德森·佩里的考證，原詩標題St Botolph's係《聖巴托爾夫評論》(St Botolph's Review)的簡稱，是1956年劍橋的新雜誌。1956年2月在該雜誌舉行的晚會上，普拉斯和休斯一見便墜入愛河。普拉斯在日記裡描寫了她與休斯做愛時的感覺和他給她留下的雄偉的印象。

公元前3000—1100年古希臘克里特島上的一座城市稱彌諾斯，諾索斯是彌諾斯王宮宮址，故名。彌諾斯王之孫把牛頭人身怪物禁閉在克里特的迷宮裡，這個怪物每年要吃雅典送去的童男童女各七個。

從前負債人和罪犯避難的倫敦的一個地區。吃人的牛頭人身怪物。

從前有人認為，形成于蟾蜍頭內或體內的石塊或石狀物，佩在身上能起到護身符或解毒的作用。

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

侵犯歐洲的匈奴人的國王，死于公元453年。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

意象派詩人選譯

■鄭建青

■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紅色獨輪車

全都靠
著

紅獨輪
車

因雨水
耀

在白雞
旁

正要說

我吃了
冰盒
裡的
李子

也許是你
留作
早餐的
李子

請原諒

李子真好吃
又甜
又冰

詩

當貓
爬過
果醬櫥

之頂
先是右
前爪

謹慎地
再是後腳
步下

落到空
花盆
內

年輕主婦

上午十點，著寬便服的
年輕主婦在夫家的
木牆後面來回散步。
孤單的我開車駛過。

再見時，她在路邊

喚冰販魚販，怯怯地，
沒束腰地站著捋
零亂的髮梢。真像
一片凋謝的葉。

車駛過時我領首微笑，
無聲的車輪壓過枯葉
發出劈啪的響聲。

■洛爾 (Amy Lowell)

池 塘

濕冷的葉
漂在苔青的水面，
蛙鳴——
暮鐘沙啞的音。

情 人

倘若能捉一個螢火蟲的綠燈籠
我就能看見給你寫信了。

沉 思

智者
觀流星劃過天空
謂：
在天外螢火蟲動得慢多了。

■ 弗萊徹 (John Gould Fletcher)

劇院裡

劇院裡很黑暗：
黑暗與觀眾
聚集在黑暗裡。
這些每天表演
無與倫比的生死
悲喜劇的人們，
現在擁擠在一起
把不可抵擋的思想重擔導演在臺上

一道寬且銳的聚光
如劍劈開黑暗
光尖
是一個小點
是聚光燈與擠滿黑暗的眼睛注視的
喜劇演員的紅鼻子

溜冰人

黑燕掠降或滑翔
劃出糾纏的圓圈和曲線
溜冰人掠過冰河
冰鞋劃過冰面發出嗖嗖的磨礪
如翼尖齊刷的淺淺銀光

■ 山堡 (Carl Sandburg)

霧

霧躡著小小的貓腳
走來

靜靜蹲坐
俯瞰
海港與城市
然後走去

迷 失

悲涼孤單
終夜
在霧靄繚繞的湖上，
船笛
不停地呼號，
像一個迷失的小孩
流著淚，尋不著
海港的乳房
和海港的眼睛。

■ 克瑞普斯 (Adelaide Crapsey)

三位一體

有
三個靜物：
落雪……拂曉前的
一小時……一個剛死的人的
嘴

十一月的一夜

聽——
隱約的枯聲
像鬼魂經過時的腳步

霜脆的葉從樹上斷裂
墜落

■ 勞倫斯 (D. H. Lawrence)

綠

黎明是蘋果綠
 天空是太陽霸佔的綠酒
月亮是隔在中間的金色花瓣

她的眸子睜開，綠
 閃閃，亮麗如頭一次
綻開的花，頭一次被發現的花

沒什麼值得留的

沒什麼值得留的，一切都已失去
唯有心中的一丁點兒寧靜
像紫羅蘭眸子般的花心

悲 思

一片黃葉來自黑暗
如蛙跳躍眼前。
我緣何肅立？

我注視生我的女人
直挺挺地躺在病房的
斑駁的黑暗裡，殭硬
欲死：急迫的葉拽我回到
雨中的瑟瑟葉聲，街燈和市街，
一一在我面前攪混

林外之樹在它自己的道路上

淺談古寒山詩作的個性與價值

◎
石
城

青年詩人古寒山原名馬勇，是我多年來交往少但感情深的摯友。當他的作品即將結集出版的時候，我不是作為一個朋友，而是作為一個忠實讀者，來向大家評介的。

古寒山的詩顯然不屬於激情，而是屬於形而上的智性頓悟，和對世界的理性把握，屬於“大氣、智慧的先鋒之作”（著名詩人管黨生行評語）。他以近似寓言的方式培植了一棵獨立於當今詩壇大森林外的詩歌之樹。流行氣候跟他無關，因此流行性感冒、貧血、水腫、神經質等等，以及其他流行性疾病跟他的詩歌也無關。古寒山的詩固然不是完美的，但卻是健康的。在他那一句句貌似平靜的敘述表面下，強烈地湧動著一股股良知的暗流，使人讀後受到巨大的震撼，恰好與某些表面精緻而實質蒼白的所謂現代詩形成鮮明的對比。也許這正是詩人經過長期的摸索之後有意為之的美學追求。他相信“春天”雖然“滿臉臘黃渾身泥”地“從亂石堆裡鑽出來”，但她會“綠滿石頭及整個大山”（〈朝拜春天〉）。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詩作為一種個性寫作的價值甚至大於詩本身的價值。所以，《國際漢語詩壇》主編張智先生在答《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王非問中，就把古寒山列入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今，世界各地湧現出的優秀的重要的詩人之一。

古寒山的詩更多地得益於台灣現代詩的影響。他擅長用一種他自己稱之為黑色幽默的反諷手法來不無敬意地玩味這個世界。他的詩思詭異、語言奇特，充滿溫和暴力的節奏安排，使他的作品有一種極明顯的陽剛之美。這從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看出來。

近年詩壇似乎有一股寫死亡的風

氣。古寒山是很早就自覺地深入這個冷峻主題的詩人。但他的明智在於不是淺薄地把死亡當作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加以演繹，而是具象化地從真真切切的生命體驗中來揭示。耶穌的精神正好永生於他肉體的死亡，因此精神的死亡比之肉體的死亡更痛苦，也更具有絕對意義。古寒山從死亡中抽出兩把利劍刺入歷史，一束鮮花獻給美好的事物。死亡成為詩人真正的詩性之源。換句話說，成為詩人所有作品的共同底氣。在古寒山看來，死亡是生存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始終伴隨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一邊在寒冷中“讀書取暖”，一邊卻出人意料地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坡對我們說：“看呀！那送葬的隊伍”。他甚至在鬧市、辦公室、聯歡晚會上和教堂裡都被死亡跟蹤，並直愣愣的看著。死亡咬著他的影子“一刻也不離開”（〈貓的跟蹤〉）！這樣的感受令人不寒而慄，沒有“瀕臨死亡之淵數”（寒江雪、寒江雪語）的人是寫不出來的。但如果說詩人在〈路過太平間〉中還在跟死亡進行搏鬥的話，那麼到〈沒有墓碑的墳墓〉中，已經徹底超越了死亡而“走到山那邊”了。他那感動死者的場面同樣令我們感動。

古寒山對現實的揶揄同樣令人毛孔悚然。他在一座小城看見令人討厭的“一隻老鼠／成為教堂的牧師／時而舔食十字架下的血跡／時而在碼頭上拋售陣陣鐘聲”而“每個禮拜日／城裡人都停止營生／湧進教堂”去接受教化（〈小城紀實〉）。而〈故事之外〉一詩則進一步模擬生活中的鬧劇，题目的暗示十分明顯：無所謂主角。在這個基礎上，詩人對歷史進行了無情的嘲笑。他在〈某夜讀史贈石城君〉

一詩中讓那些愚蠢的軍隊在海倫身後廝殺得天昏地暗，又讓楚楚衣冠的史學家去考證海倫的破鞋子，而海倫就在身邊某處為酒宴上的群丑浪笑不止。在〈故宮外題〉中用同樣的手法展示祖先三代對歷史的價值錯位。〈採訪孔子先生〉一詩則直接借古寓今。我們知道歷史是過去的現在，現在是將來的歷史，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詩人這種看似超然的對現實的深切憂患。

作為一個詩人，古寒山在看穿這個世界掩耳盜鈴的真相而內心陷入極度的黑暗與孤獨之後，一度有過幻夢。他把生活看作一片陌生的林地，幻想林中有一個只為他而準備的寧靜水潭供他洗刷疲憊，並引導他認清道路（〈路過陌生的林地〉）。他很隱晦地以自甘被老虎吞食表達出他在精神上向老虎的皈依和對那些葉公好龍的遊客的嘲弄（〈籠中虎〉）。

當幻想的水泡在現實的岩石上破滅，他以絕對得不到回應的聲音向鎖著鏽跡斑斑的鐵鎖的大門宣佈，“假如有三十一個人舉著火把走進來”，他就不惜“渾身激動地跳進火焰之中”（〈舉火者〉）時，他的理想之虎與現實籠子的反叛已經不調和，以致要像鳳凰一樣以自焚來向世界提出警告。

但理想與現實總是不可調和的，這就注定了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一個詩人的悲劇。古寒山還在尋，他“也就是一條無名小魚／渴望一種水／在缺氧的日子／尋尋覓覓了一個世紀”，以致於“鯁破鱗落”。但他僅就“以那朵純潔為柱為杖”，今後仍將“一步一血印日子”地不斷尋覓下去（〈尋〉）。親情、愛情、友情等一切美好的東西都給他以無窮的力量。在我個人看來，詩歌語言的詩性自律應成為他今後努力的方向之一。那麼就讓我們祝福他吧，祝福這個虔誠的詩歌信仰者。

一九九八年寄自福建

——徜徉遊憩於非馬的詩“路”上

根據佛經記載，釋迦牟尼佛與弟子到各處遊化說法時，曾以法力示現大化城，讓那些心力交瘁饑渴勞頓的弟子們遊樂休憩於其中，讓他們如緊繃著的弦似的身心獲得疏解和鬆弛。

據悉這大化城裡，甘露遍地，仙樂處處，花果繁茂，芳香陣陣，雀鳥啾啾，溪泉淙淙。那亭台樓閣，雕梁畫棟，內有七寶珍飾，任人賞玩。行住坐臥其間，盡興滿足，不起貪著。此情此景，弟子們雀躍歡喜，困頓立消。長久以來種種因而產生的疑慮與不安，也隨著徐徐的清風，飄散無蹤。他們重拾信心，整裝再發，心中充滿法喜，現在他們知道，前面縱有萬千阻難，也不再氣餒頹喪，更不做回頭之想。

因為這大化城裡，有佛陀的慈悲與法理的真實……

我本以為大化城的事跡只合佛經中有。曾幾何時，我在文人詩家的筆下，竟也能經常找到這樣一座大化城，找到我心靈魂魄的遊憩場所。

我讀非馬的詩集，尤其感受到這大化城的幻現，是無處不在的。在『霧』中，在『路』旁，在丈夫的『領帶』上，在樹梢的『烏鴉』嘴裡。他看到「這顆晶瑩渾圓的／小石子／此刻被放在／陽光耀眼的路上／靜靜等待／一隻天真好玩的腳／一路踢滾下去」。我這裡，遙想起院中

一角的鞦韆架下，那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異其趣的小石子，在嬉戲遊耍的孩子們殷殷掏選的小手中……我埋首燈下，為一個字的更動或一個句子的替換，常擲筆興嘆，繞室沉吟時，非馬說他『做詩』，為了那「第一個字」，常「苦苦地等待／一聲清脆的爆響」，直至「冰破裂，眉頭舒展」，當然在這之前，他還經歷了「妻子溫存的眼光／也結了冰」以及「籠罩自己臉上的冬／竟是恁般深重」等等的過程。這般光景，豈一個會心的微笑了得？

我寫文章的動機之一，就是想寫我自己喜歡看的東西，想說我關心的事情。而在非馬這裡，我像找到了一個捉刀人。我欣賞他明快俐落、變化萬千的「刀法」，是我望塵莫及、極思觀摩學習者。而且他「刀鋒」對準的目標，往往也是我平素就關心的議題，因此格外有種尋獲良師與知音的喜悅與快樂。我始終相信，一個具有廣大愛好群的作家或藝術家，其作品除了上色著墨的講究以增悅目之效外，還要有相當的共振力。但這又不是隨俗浮沉、曲意逢迎的那種，而是能把人性中的共通點連繫於一處，同聲悲歡，共祈心願。

非馬的詩吸引人處在於彰顯了創作的趣味無窮這一現象，從而激發更多的創作靈感，對他自己或對讀者。譬如他有『新詩一唱

十三和』這首詩（相信他還會一直和下去），發表後收到兩個讀者的唱和，即為一例。這種心與心的聯結活動，是很了不起的，我甚至相信，這就是宇宙本體之所以運行迴轉的原動力呢。

非馬的詩，雖常引發人的共鳴與創作的興趣，但神韻、筆觸和多觸角的敏銳才思是他個人的，這是模仿不來的。

談到吸煙這回事。現在世界各地已普遍注意到不吸煙者的權益。我相信這跟詩人不斷在詩裡所做的訴求與警示有關吧。非馬提到有一次坐在「煙霧瀰漫的機艙裡」，結果發現自己「竟是機上唯一失去自由的旅客」。真是一針見血。我的先生對煙敏感，每遇滿室生煙處，即忙不迭地掉頭轉身，逃之唯恐不及。非馬倒能氣定神閑，不愠不火地形容那些人「吞進／吐出／吞進／吐出／悠閑地為自己／編織一張麻醉的網」。抽煙的人真能顯出一副悠游自在的「酷酷」的樣子，許多青少年趨之若鶩，並不因為煙是美味的吧。詩人既看得廣，也想得遠，他進一步指出：「大大小小的鴉片戰爭／也不知打了多少次／每次照例是割肺賠腸了事／只當年大英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現在卻換了個理直氣壯的大招牌——／臺灣煙酒公賣局」正義凜然，為了大眾的利益，證明不吸煙也能這麼「酷」。

非馬在『超級市場』為雞鴨

打抱不平：「他們用赤裸包裝雞鴨／又調節溫度／不使臉紅」。是的，我們可曾為雞鴨想過它們那同屬生命的應有的尊嚴？我常駐足肉攤邊想著，雞鴨牛羊等縱然樂于犧牲小我，完成人類滋補身命的大任，人類有否過於冷漠與浪費，而致讓它們的犧牲太濫太不值？它們不都曾是活潑蹦跳、戀生懼死的一群美麗的生命體嗎？

詩人的心與筆，幫助上帝達至「再造」之功。那柔滑光潔，冰涼透膚的獸『角』，任誰都會把玩再三，愛不釋手的，因而啟動了詩人迂迴轉折的靈思，「鬼斧神工」的形容猶不能盡意，非馬認為上帝把它「造成之後／曾把玩終日愛不忍釋／將它撫摩得光滑潔潤／晶瑩奪目／又恐凡俗的手沾污了它／便教挨近的人／時時感到／它如矛的鋒尖／正定定對準／他的脅下」。這是生命與意識的第幾度空間的推進與開展？

我們知道，路有好多種，有平坦的，坎坷的，有曲折的，筆直的，有寬有窄，有正有邪，有大路、小路、石子路、柏油路，有山路，有水路……但非馬有一條虛懷若谷、慈悲開放的『路』：

再曲折
總是引人
向前

從來不自以為是
唯一的正途
在每個交叉口
都有牌子標示

往何處去
幾里

且說『春天』，我這廂正嫌春雨綿綿，不利剪草，非馬那廂卻在「看春雨率領勞動服務的隊伍／用勤快的小手／從這小巷洗到那大街／從這村莊洗到那城鎮／從這樹林洗到那草原／然後請公正的太陽出來評判／是街上的窗子晶瑩／還是野地裏的池塘明亮」。是多麼晶瑩明亮的春之雨景啊！

再說到『夏天』。很難想像在熱氣蒸騰下溢出刺鼻油腥氣的柏油路，有何奇景可言。但是非馬要帶我們去「看蹲在門口的老黑狗／淌著口水／對著一條烤得焦焦的／大馬路／呼呼吹了半天／還是太燙……」。竟會有這麼令人發噱的場面。

在這個燠熱難當的夏天裏，還有「一排好心的樹／在紅磚的人行道上／撐一把把大綠傘」，又有「一朵大烏雲／救火車般火急趕來／轟隆隆嘩啦啦撒了滿地水」，更有「一群野鴨子／把屁股翹得好高好高／埋頭在水裏找東西吃……」。這麼熱鬧可愛的夏天，我也該來為它譜一支清涼曲吧。

這『春天』與『夏天』的情景，簡直可以譜成一首悠揚動聽的兒歌，可愛的笑臉映現於跳動的音符間。或把它編入中文教材裏，讓悅耳稚嫩的朗誦聲，牽引孩童振翅欲飛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此後總要聽他們說：「我要學中文！」

我們可以帶他們去『看划龍

船』。看那「鼓，越敲越響／心，越跳越急／腳，點著水／越走越快越輕盈……」。非馬的這個大化城裏有群龍競翔，非同凡響。非馬提醒我們「牽牢你們孩子的小手！／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當中有人／會隨著龍的一聲呼嘯／騰空而起」。

我們也可以彈一首『蟬曲』給他們聽。告訴他們作詞者非馬是如何形容那單調刺耳的尖銳蟬聲。那是「沒有高潮低潮主題副題／沒有大調小調快板慢板／沒有前奏後奏序曲尾曲」的單調，但是這簡簡單單平板無奇「眾口一聲」的「噤——」裏，卻蘊含了「生命裏所有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功過得失／成敗興亡冷暖枯榮酸甜苦辣」的人生況味。這將使孩子了解到，詩人可以一下子把個令人生厭、教人發狂的單調蟬聲，提升到讓人開悟成佛的禪境之中。問孩子妙是不妙？

來，我們來談談世界和平。孩子們是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寄望他們開創出世界真正和平的局面來。非馬有許多詩，是對世界和平的祈願與訴求。

孩子們是萬萬不會想到『一千零一夜』裏，一個暴君「聽一個故事，殺一個妻／殺一個妻，聽一個故事」這樣的天方夜譚，在號稱文明的二十世紀，還時刻在搬演著。一些迷信聖戰的回教徒「誦一段經，殺一批異教徒／殺一批異教徒，誦一段經」的悲劇，能不教人多問些問題，多想一想人類的未來？

那『天使降臨貝魯特』的情景，更要使他們的小嘴張大了。他們不也跟貝魯特這些著白袍持

玫瑰的小天使一樣嗎？他們經常有機會在台上唱出愛的期盼，生的喜悅以及和平的美好等等。所不同的是，他們面對的是眉開眼笑，把他們都當小天使看待的滿懷愛心的家長們，而貝魯特那些為和平遊行的小天使們則要不斷恐懼驚惶於「仇恨的炮眼／此刻正在他們的頭頂上／眈眈對視」，「他們微弱的呼聲／很快會被隆隆的炮聲淹沒」，「鮮血將染紅／他們的一身潔白」，「手上的橄欖枝／將在硝煙裏迅速枯萎」，而他們手中「含苞待放的紅玫瑰／將在兵士們的狂笑裏／綻開在一個個無辜的胸上」。

誠如非馬自己說的，由于自身的科技訓練，他的詩比較冷靜，較少激情與濫情，但他發出的如暮鼓晨鐘般深沉悠遠，直抵人心的聲響，又豈容得你置若罔聞？

我在詩人精緻洗煉的文字意象中，經驗到「別有洞天」的說法。當你穿過低矮狹窄的穴口，進入洞內，驚見裏面的寬敞與輝煌，悅耳的音調，斑斕的色彩，光影從四面八方投射而來。疑似無路處，卻又迂迴而下，來到潺潺流水旁，習習涼風中……

我相信，好的詩作，一讀解憂，再而開懷，終至悟道。我從非馬的詩中得到這樣的「悟境」，則非馬的詩，不言而喻。

註：文中引用的詩篇，泰半出自一九八六年爾雅出版的非馬詩集《路》。

1998.10.15 芝加哥

我同內人也許都不算是性急的人，但我們平常都說做就做，很少猶豫不決、拖泥帶水。這當然同我們的性格有關，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太多深謀遠慮的人，對每件事都左分析右考量、東顧慮西猶豫、前籌備後規劃，到頭來卻常常不是什麼都沒做成，便是在最後一刻倉促從事、草草收場。有一次我們突然心血來潮，要兩個兒子看家，我們出去逛一下車行。不到兩三個鐘頭便把一部新汽車開回家，成了他們日後口中的笑談。

當然這種只憑直覺判斷、不三思而行的作法，很可能吃虧上當。但也許運氣好，我們到現在還真沒吃過什麼大虧或上過什麼大當。倒是在工作單位裡，我們都以效率高、能如期完成計劃見稱。這中間其實也沒什麼秘訣。很多事都是開頭難，只要著手去做，往往會發現，表面上看起來很困難的事情，也不過如此。由于現代的分工越來越精細，許多大的研究計劃都得靠許多人的合作進行，用團隊工作(team work)來彼此配合協同完成。其中只要有一個環節發生問題或出了毛病擱了淺，整個計劃便會受到影響。因此我都儘可能找一些可獨立完成的研究工作，這樣不必太依賴別人，也不用因看到有些同事在那裡磨磨蹭蹭拖拖拉拉而乾著急。但我也發現，搞藝術創作，特別是寫詩，與買一部汽車或從事某種科研工作不同。即使手頭有足夠的資源或資料，我也

無法想做就做或說寫就寫。我在詩集《白馬集》的後記裡寫道：

寫詩在我不是一樁輕鬆的工作。一首短短幾行的詩，往往需要長長一兩個禮拜的醞釀與煎熬。因為這個緣故，這些年來我總是不自覺地隨時在替自己找藉口“夏天太忙冬天太冷”，而在懶散過一陣之後，又猛然振作起來。我在《這隻小鳥》一詩裡對小鳥的讚賞其實是我自己的鞭策：

感冒啦太陽太大啦同太太吵架啦
理由多的是

這隻小鳥
不去尋找藉口
卻把個早晨
唱成金色

有些朋友看到我以業餘的時間，居然寫出了七百多首詩及上百篇小品文，翻譯了上千首各國的現代詩與為數可觀的散文及短篇小說，主編了幾本台灣及大陸的當代詩選，畫了上百幅畫及做了幾十件雕塑，還經常悠哉遊哉地到處遊山玩水、聽鳥看雲，或在電腦網絡上閒逛晃蕩、交新會舊，不免感到驚訝，問我哪來的那麼多時間？我每次都笑著用我一首瀑布詩裡的兩個詩句作答：“一點一滴，不徐不急”。

1998.9.30

談兩意象派女詩人——杜利特爾和羅威爾

◎劉耀中

二十世紀初，英美文學界有識之士，鑒於教條主義盛行的“八股”文風，限制了文人豐富的創作思想。尤其那些裝飾性的詩句，華而不實，於是出現了一批新穎的篇章，即興選材，用語清新，清幽而親切，精煉而生活化，易於理解。英國休姆(Thomas E. Hulme)強調現代詩歌應該言之有物，要擺脫舊的束縛，善於應用意象。他的見解在英國引起爭議，而在美國卻引起了龐德的反響。這種反傳統、反正規，反對咬文嚼字、令人費解的文風，在一九〇九年形成了一種運動，稱為英美文學運動。到了一九一八年盛行於世，這種新潮流即是所謂的意象主義。龐德被尊為運動的領袖，其代表人物還有艾美·羅威爾(Amy Lowell)、阿爾丁頓(Richard Aldington)、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及喬伊斯(James Joyce)等詩人。

意象主義以簡潔、自由、生動的文風，帶動了現代文學藝術的改革，逐漸演變為現代主義。這一巨大的變化給後來的文人以重大的影響，如艾略特和桑德堡等詩人，就是在這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杜利特爾和弗洛伊德的交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有一位女學生打扮的美麗女子，從她的住所維也那的“利宅那”酒店出來，

穿過充斥著納粹氣氛的自由廣場和維也那大學，走進弗洛伊德的診所。這位頹長窈窕的女子就是年逾四十，風韻猶存以她姓名兩個開頭的字母H. D. 作為筆名的意象派女詩人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

在這一年半以前的一九三三年三月，杜利特爾在她的同性戀情人比來赫爾(Bryher)的推薦鼓勵下，來到弗洛伊德處求醫。第一次殘酷的世界大戰，幾乎摧毀了人類，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將到來，她必需有健康的心靈，才能抵擋嚴重的精神打擊，所以來尋求靈魂的安寧。

弗氏曾讓他的病人杜利特爾欣賞一件工藝品——希臘雅典的守護神，雅典娜的石頭塑像。雅典娜是司管智慧、技藝及戰爭的女神，是西方文化理性者所崇拜的神祇之一。既是維也那人所尊敬的神，也是希臘雅典人尊奉的神，代表對自由和自由派精英的庇護，因此為科學家們所擁護。弗氏對杜利特爾說：

“如果她丟棄她的矛槍，她將是一個完美無瑕的女神！”弗氏說的“矛槍”是否暗喻陽具，不得而知。但弗氏了解病人杜利特爾的身世，才能對症醫治。

杜利特爾生於一八八六年九月十日，父親是天文學家，母親喜歡文學和古典希臘學，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她八歲那年，從出生地賓州伯利恆，隨接任弗勞爾觀測站站長的父親遷移到費城郊

區。她的父親希望女兒長大以後攻讀科學，然而她的數學成績不好，又在一九〇四年進布林莫爾就讀後，大二時因身體健康不佳而輟學。後來更為婚姻不如意而離婚，而經過了多年的同性戀生活之後，身心都受到傷害。早期的作品被視為“意象派”，但到了中年，作品漸漸失去特色。不過她曾潛心於古希臘的研究，而且頗有收穫。

精神分析醫師必須了解病人的既往，以及她的精神狀態，以便利利用病人的想像力，尋求意象來解釋其病理。而弗氏也有他自己的內心矛盾，他是猶太人，受過高深的德國文化教育，認為人主要的是如何去解釋世界（西方文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弗氏為了追尋西方文化的起源研究歷史，從米蘭蘭基羅，羅馬的摩西塑像，橫過地中海到埃及的金字塔文明。他用考古學的推測說摩西是古埃及國王伊克納頓(Ikhnaton)的王子，崇拜真善美的太陽教，也就是一神論。在歷史上，埃及王伊克納頓擺脫了舊教的統治，改為事奉太陽神及多神。他死後，其改革即告失敗，舊教捲土重來，並把他的功績完全抹煞。於是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弗氏用他的心理精神分析學內的俄狄浦斯殺父戀母情結、弑君情結，在倫敦寫了《摩西與一神論》，述及摩西出埃及後被人暗殺的事。弗氏指出猶太基督教本來就是神話，由於過份崇拜太

陽能而形成單軌的科學社會，弱肉強食，崇拜陽剛，輕視陰性，歧視猶太人而結為怨恨的禍根。弗氏是無神論者，他把宗教視為幻想的將來。

那個時代，西方特別欣賞埃及的文物考古學的發現。尤其崇拜伊克納頓朝代的文化，如德國人獲得了伊克納頓的妻子Nefertiti的塑像，據為己有，為此與埃及斷交而在所不惜，這個塑像現在仍保存在柏林博物館裡。

奧地利是歐洲一個文明自由之邦，又是各民族的熔爐，而猶太人就在這個熔爐中掙扎而得到解放。一個醫生，一個病人；一個猶太人，另一個則是美國女詩人。他們同樣地感到西方文明的危機，又同樣想找一個靈魂的棲宿地，都需要尋求安全的心情轉移。弗氏對杜利特爾嚴肅地說：

“我的發現是重要的，不是為病人治病，而是一個垂危局勢的哲學基礎。世人很少理解我的工作，只有少數人懂得它的真諦。”杜利特爾懂得他的無意識領域的學說，在弗氏之前，“無意識”只不過是一片空白。就是這個時間，在弗氏診所裡，他說服了杜利特爾，取得她的信任，達到了“情緒轉移”的目的。而“情緒轉移”就是治病的方法。

杜利特爾和弗氏同病相憐，關係微妙，以至杜利特爾戀上了弗氏，當時七十二歲的弗氏對她說：“我是一個老人，你不認為花在我身上的時間是浪費嗎？”

儘管這麼說，杜利特爾仍然愛護他，弗氏流亡在倫敦，當他八十歲生日時，收到杜利特爾送來的鮮花。弗氏說：“生命在我這把年紀，已經是不容易了，然而

春天是美麗的，愛情也是美好的。”

五十年代時，杜利特爾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向弗洛伊德致敬》，可惜弗氏已於一九三八年辭世，不能應答了。他們這一段交往，是由於他們都想尋找一個對西方文明的精闢詮釋，用以治療“文明病”，而促進了彼此的感情。弗氏對杜利特爾的影響很大，當然也自然地會反映到她的作品上。就連弗氏的考古心理學對她都有影響。因為她也有她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女人的地位，婦女的解放和她的同性戀問題，以致於家庭問題等等。

弗氏有男女性的心理矛盾，在古埃及的雕像中，如伊克納頓有男女性、同性體的表現，與中國相似。男性是雄壯的，這是希臘文化重視的一面，所以伊克納頓的妻子雕像有幾分男子氣概，這和瑪利亞慈母般的塑像大不相同。

杜利特爾和龐德的交往

龐德在賓州大學取得了拉丁語系碩士學位，升任該校助教後，一度與杜利特爾相戀。他只比杜利特爾大一歲，幫助杜利特爾補習功課，多情得像一個中世紀的歌手。常常到杜利特爾家作客，並在餐桌上朗誦自己的詩篇，暱稱她為森林女神(Dryad)，建議杜利特爾用自己姓名開頭的字母為筆名，杜利特爾對這些都樂於接受，但杜利特爾的父親並不喜歡這個“遊牧民族似的粗漢”。後來龐德將一脫衣舞妓關在自己的臥室內通宵達旦，校方以有傷風化、敗壞學校名聲而將他解

僱，杜利特爾的父親也就更不願意接待龐德了。然而龐德和杜利特爾私下定了婚，把她帶到倫敦去。不過龐德在情場上見異思遷，又和其他女子定婚。在倫敦他結識了許多名人、文人，如福德、貝洛、列易斯、勞倫斯等。尤其與文人中的貴族葉之認識以後，葉之僱用龐德為秘書，龐德教葉之劍術，最後和葉之前女友的女兒結了婚，和杜利特爾的關係也就不了了之了。

杜利特爾的婚姻與生活

杜利特爾被龐德遺棄後，陷於失戀之苦。由於龐德啟發了她的詩興及才能，她以寫詩排遣對龐德的眷戀。閱讀了巴爾扎克的Seraphita，那是一部敘述雌雄兩性同體人的故事。同時，杜利特爾也開始了同性戀的生活。這時阿爾丁頓出現了，杜利特爾不久就和他結了婚，並生下一個女兒，取名為Perdita，這是西班牙文，表示失望的意思。原來這個女兒並不是阿丁頓的親生女，而是別人留下的情種。阿爾丁頓和杜利特爾婚後感情失和，分居後，阿爾丁頓答應給她們母女的贍養費也不履行諾言，真正令人失望。

杜利特爾對龐德永遠愛慕，戰後龐德因擁護墨索里尼，歌頌法西斯主義，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為聖人，並為他們宣傳，被判“叛國罪”時，杜利特爾不顧一切，竟為她的負心情人四處奔波營救，那當然是無濟於事了。

杜利特爾死於一九六一年二十七日，死後她女兒說杜利特爾的同性戀只是一種掩飾，她和比來

赫爾的同性戀亦不過是柏拉圖式的友情而已。

杜利特爾去世前幾年，搬到瑞士養病，就居住在榮格附近，早晚能見到榮格，可惜兩個人並不相識（也許因為榮格不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弗氏曾指控他是反猶太主義者）。她肯定知道榮格其人及他的學說，兩個人都是為了改造世界而創作。只是一個是詩人，一個是心理學家，殊途同歸。榮格走向神秘主義，她也是走的這條路。

杜利特爾的詩作

龐德受中國文學和孔子作品的影響，使他的詩作具有獨特的魅力。他的風格影響了杜利特爾，用通俗的語言，新的節奏，自由的形式，賴意象寫出明朗的詩句。加上杜利特爾有堅實的希臘學基礎，更使她的文筆生輝。例如她運用神話故事，述及俄耳浦斯，其妻美艷絕倫，卻不幸被毒蛇咬傷，中毒而死。當俄耳浦斯到地獄將他心愛的妻子帶回陽間的途中，邊唱邊走。由於妻子的嬌艷，他情不自禁回頭顧盼，使妻子即時化為烏有。杜利特爾評論說俄耳浦斯過於傲慢，其實她是影射西方文明與科學過於傲慢，以至使許多人蒙受苦難。龐德放棄了意象派而去幫助喬伊斯出版《尤利西斯》，幫助艾略特出版《荒原》，甚至去從事政治活動，鼓吹法西斯主義和叛國運動。而杜利特爾卻繼承了“意象派”的寫作，超越了羅威爾的成就。英國小說家曾稱讚她：“她是美麗而又粗獷的女詩人，她的

詩令人畏懼而震驚。”

日新月異日日新，杜利特爾就是時時創新的現代主義的一員健將。她拍過兩部電影，當過模特兒，還有一次和黑人左派歌星保羅伯遜在媒體中出現。所以，她有豐富的寫作素材。龐德不喜歡猶太人，因此也不尊重弗洛伊德，反對杜利特爾去找弗氏看病，說弗氏是廢物。而杜利特爾執意要見弗氏，可能用以表示對龐德的反抗。

通過弗氏的治療，杜利特爾擺脫了母親和父親的情結。認弗氏為好父親好男人，讓她的靈魂再生。她這樣寫道：

在那裡，沒有什麼可怕的，
你不在那裡，也不在這裡，
猶豫不定，
像賽克一樣，
揮舞著那風乾的翅膀。

在希臘神話中，賽克（心靈、靈魂）就像蝴蝶一樣。

弗洛伊德對杜利特爾有許多啟蒙，龐德也給了她不少影響。但她並沒有停留在他們影響的基礎上，而是有所發展，有所超越。她對精神世界，努力地追求，通過法國朋友的幫助，研究喀巴拉神秘主義、煉金術和諾斯替思想。據另一位精神分析醫生說杜利特爾是受了榮格的影響——深刻而難忘的影響：

我為什麼必需寫作？
你不在乎這個，
反而是她揭開了我的面紗，
打開了我的眼睛，
命令我

寫！去寫還是去死！

杜利特爾認為上帝創造了人類，現在人也可以創造上帝。她對上帝感到失望之後，改為敬奉智慧女神。她認為男女之分別，在於經濟、感官，激發性慾、資本消費主義等因素而決定，此乃幻象，而男人是不可靠的，必須自力更生。

葉之的詩創造了一個奇異的沙漠，野獸給世界帶來了威脅。艾略特給世界一個荒原，龐德卻帶來了法西斯的暴力主義，杜利特爾創造了一個日新月異的再生實踐，母親的天地，是一個女人更生的神話。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毀滅後的希望，她強調女人在文壇上要佔有位置。她的詩寫道：

如此，如此，如此，
如白日與黑夜，
錯誤與正確。

如黑暗與光明，
如水，如火，
如大地與空氣。

如風暴與寧靜，
如果實與鮮花，
如生如死。

如死如生，
如一株摧殘了的玫瑰，
如玫瑰再生。

海倫在埃及，
海倫在家裡，
海倫在古希臘。

詩 訊

- 詩人方思夫婦十二月初由紐澤西到訪洛城，來去匆匆卻也能與新大陸詩人會晤。
- 詩人 弦應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邀請，於十二月十二日參加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作專題演講，會後繼續探親訪友。在洛城逗留的短短數天間，曾與新大陸詩友們多次歡聚。
- 詩人非馬今年將在廣州及香港、台灣等地過農曆年，並順道參加“人文與自然”會議。
- 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設立的“詩路典藏”庫，分草創代、前行代、中生代、新生代及新勢力各區，主要收藏台灣及部份海外詩人作品、手稿、生活照片、語音等，最近一年收入的有：杜十三、楊宗翰、林煥彰、向陽、林或、紀小樣、何雅雯、洪書勤、向明、大荒、張默、碧果、管管、汪啟疆、陳克華、洛夫、商禽、白凌、詹澈、丘緩、尹玲、和權、王潤華、陳德錦、陳銘華、孫維民、月曲了、陶里、宋穎豪、紀弦、文曉村、羅青、鍾玲、焦桐、王添源、楊維晨、蔡富禮、田運良、岩上、朵思、棕色果、林則良、劉叔慧、弦、辛鬱、陳義芝、羅任玲、非馬等。
- 由谷川毅、嶋田恭子、田原等編輯的日本文學雜誌《火鍋子》40期出版，該期的“亞洲詩壇”〈中國現代詩〉部份還有：張洪波、洪海波、楊邪、陳銘華、毛瀚、扶桑、鄭榮華、歐陽昱、石偉、孫映等詩人作品。
- 大陸著名詩評家鄒建軍新著《現代詩的意象結構》經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內含多篇詩評，全書共48萬字，遍及台港大陸及海外詩人，其中包括《新大陸》詩人遠方、陳銘華等。
- 台灣《創世紀》詩刊自九八年116期起，由詩人艾農出任主編，接替專注於博士論文的原主編須文蔚。
- 中國深圳《外遇》詩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出版第三期，採報紙形式，由安石榴、潘漢子主編。
- 中國詩人杜運燮的自選集《60年詩選》將於明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台灣詩人、藝術家張國治的中英文對照詩集《末世桂冠》經由台灣河童出版社出版，詩人陳達昇翻譯。
- 澳門詩人陶里的新詩集《冬夜的預言》經於九八年由澳門五月詩社出版。
- 由汕頭大學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陳賢茂教授主編的《華文文學》第33期經已出版。
- 沉寂近一年的香港文學期刊《素葉文學》第64期出版，編者表示今後要爭取每年出版三期。
- 山東濰坊《大風箏》詩刊第二期於九八年八月出版，詩人王耀東主編。
- 廣西《現代詩歌》出版，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詩人臨工主編。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